皇清經解

四十二
478
149

段20 149

古文尚書撰異

在璿機玉衡

在察也者在之言司也司伺古今字在與司古音同在弟一之咍部在讀如士故假在爲伺也

機唐石經已下皆作璣此因上文璿從玉旁而誤也釋文於璿曰音旋竝無璣音機之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之可知陸德明本作機人所共識故不爲音也鄭注曰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馬融曰旋機渾天儀可轉旋僞孔曰機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諸家皆無璣讀爲機之語則可知作璣者誤字耳又爾雅釋故郭注書曰在璿璣玉衡釋文璿音旋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支那所有物錢
門號 12 卷

又作璇玉裁按璣字無音者蓋陸本作機也

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曰仰陟天璣李注曰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尚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曰璣與機同也玉裁按諸家璿或作旋或作旋機或作璣尚書大傳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魏受禪表上在璿機周公禮殿記旋機離常堯廟碑據旋機之政王弼周易睽例故處旋璣以觀大運

釋文云璣又作機此其字之不同也其訓釋則或以在璿機爲在帝位或云觀於機衡而陟帝位裴松之文帝紀注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與鄭注視其行度以觀天意說合或專指儀器觀天言之今古家說之異也

以齊七政

史記律書書曰七正玉裁按正卽政也

肆類于上帝

說文九篇希部曰禷希屬也從二希禷古文禷也虞書曰禷類于上帝玉裁按此壁中故書字也作肆者益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肆遂也見夏小正傳故訓也周禮大行人鄭注書曰遂觀東后此益肆讀爲遂故鄭引書直作遂如置我叢

鼓讀置爲植則注明堂位徑云植我鼖鼓應田縣鼓田當作
輮則注周禮大師徑云應輮縣鼓鄭注引經肆類
于上帝則用其本字也史記五帝本紀遂類于上帝遂見東
后封禪書遂類于上帝遂覲東后漢書王莽傳遂類于上帝
皆作遂未知今文尚書作遂與古文尚書異抑今文尚書本
作肆而用故訓字代之也論衡祭意篇引書作肆則今文尚
書亦作肆可知

禋于六宗

六宗諸家說各不同詳司馬彪祭祀志注劉氏有取於虞喜
地祭之說其言曰禋今本後漢志作禋誤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
異稱非同今本作周誤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

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禝今本作稷誤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
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合今本作元誤祭
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玉裁按曰虞書不同曰虞書改土則
梁時尚書其字作禋或從俗作埋不作禋也謂禋即爾雅之
祭地曰瘞薶故曰正合祭義劉氏在梁時所據者不同如此
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徧于羣神洪景伯曰碑以烟
爲禋玉裁按以烟爲禋與大宗伯禋祀鄭注合
尚書大傳唐傳曰書湮于六宗鄭注湮祭也字當爲禋玉裁
按湮當是本作禋俗人妄加水旁以禋爲禋此伏生尚書所
存古字也堯本紀作禋王莽傳兩言禋于六宗蓋伏生已後
今文家早易其字矣

公羊莊三十一年何注以祭天宗廟六宗五嶽四瀆其餘山川竝稱知其六宗用尚書歐陽夏侯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說

漢書郊祀志劵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劉昭祭祀志注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

王莽傳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玉裁按古文尚書東巡狩之下作望秩此無

徧于羣神

徧堯本紀作辯徐廣曰辯音班玉裁按辯音班者蓋古說如是楊雄太常箴曰稱秩元祀班于羣神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盡今文家辯讀班相傳如此惠氏定宇左傳補注云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左氏襄廿五年傳云男女以班劉炫說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玉裁謂襄廿五年之男女以班眾男女別而纍哀元年之男女以辨三事一也班別辨一聲之轉　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說古文班爲辨玉裁以爲今古文盡本皆作辯漢樊毅修西嶽廟記曰乃刊祀典辨于羣神與史記合　或讀爲班或讀爲徧儀禮多以辯爲徧古文家所由易爲徧也

論衡祭意篇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

揖五瑞

唐石經已下作輯當是衞包改也釋文當云揖徐音集今大字作輯當是開寶中改也

正義曰釋言云輯合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攷今爾雅釋言祇有集會也之文無輯合也之文蓋爾雅本又作揖合也陸氏德明音義失載正義所引是善本作正義時尚書經文作揖不作輯今正義引爾雅作輯則天寶以後順經傳併改之也王肅尚書注揖合也亦是用釋言文

五帝本紀作揖正義曰揖音集韵會輯字下曰史記揖五瑞韵會誤

漢書郊祀志揖五瑞字從手

魏孔羨碑揖五瑞顧氏藹吉曰證以此碑則從手者爲是

史記秦始皇本紀搏心揖志索隱揖音集

漢書兒寬傳曰躬發聖德統揖羣元張揖曰統察揖聚也臣瓚曰統猶總擥也揖當作輯師古曰輯揖與集三字竝同虞書曰揖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輯不通玉裁按此注字譌不可讀既云輯揖集三字同矣則瓚曰揖當爲輯何不通之有竊謂古書多用揖字從手虞書揖五瑞是也此傳字從木故瓚正之曰揖當作揖師古以輯揖集三字同而不數從手之揖誤謂虞書作揖五瑞字從木故謂瓚曰當爲揖不通而不知瓚之是也虞書本從手師古本乃誤從木然因其

所引從木可證唐初本尚不從車從車者乃衞包改也

郊祀志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合也音集玉裁謂此注亦誤當云與集同不當云與輯同也且又不知何以兒寬傳注引虞書從木而此則從手

師古於儒林傳曰輯合也輯與集同玉裁按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上使江公與董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比輯猶比和也樂其同己也凡揖訓合凡輯訓和似同實別玉篇廣韻皆曰輯和也不言聚也

詩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毛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板辭之輯矣毛傳輯和也聚與和分二義可證

白虎通說朝聘尚書曰輯五瑞玉裁按輯當是本作揖後人改之

漢書劉屈氂傳外戚傳百官表皆云輯濯輯卽揖字濯卽櫂字也小顏殆因此謂輯揖集三字同不知揖櫂可作輯而不作揖集聚可作揖而不作輯古人同音假借雖寬而自有畛域學者旣能知其寬又能別其域而小學可明矣

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五帝本紀封禪書郊祀志皆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歲二月

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丑月則此二月非寅月而何應之曰子不見鄭

之正歲二字郊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之寅月丗月戴先生周禮大史正歲年解既詳之矣子因以推之他書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雨集謂周之七八月也何以知之不言歲也歲十月作十一月徒杠成十一月作十二月誤與梁成謂夏正之十月十一月也何以知之系之歲也上推虞書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上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數得天稱歲自唐虞已無異議作堯典者夏之史官也書法嚴如是爾雅石祠今本郭注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邢疏引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而云此注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然則邢本爾

雅注故作歲十月也攷孟子注疏本注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十月推求文義當是孟子正文作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注作周十一月夏九月今轉改譌亂耳近曲阜孔氏刊孟子趙注作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理是而文恐非矣趙氏不知歲字之解其說繆誤

東巡狩

釋文守或作狩玉裁按依孟子白虎通訓故作狩爲長

至于岱宗柴

說文一篇示部柴字下曰燒柴祭天也從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柴又祡字下曰古文柴從隋省玉裁按此聲古音在弟十五部亦在弟十六部隋聲古音在弟十七部三部通轉至近說文所偁祡字此壁中尚書也所偁至于岱宗柴此孔安國所以今文讀之之尚書也今本作柴則漢以後人所

改而非出於衛包也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按此及王制柴字盖本皆作柴

白虎通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玉裁按柴當作柴引此書以證巡狩必祭天也

後漢書祭祀志注云袁宏引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按考績柴燎之語出孝經緯禮器注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是也公羊傳疏引鄭注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考績燎也燎上刪一柴字語不完至史記集解柴祭東嶽者五字即岱宗東嶽也五字之誤其下考績上又脫一柴字尚書後案採鄭注刪考績二字但云柴燎也非是考績者謂考已之功迹禮器正義云考諸矣功績非也

望秩于山川

周頌鄭箋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編于羣神正義曰書二月不言編于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玉裁按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曰皇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亦有此四字盖上文不言秩故言編羣神此言秩則包攝編于羣神在內鄭注此云編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惠氏集鄭注以此爲上文編于羣神之注誤也　頌般正義　鄭

以經文前後詳畧互見故引經如是與光武太山刻石文合

正義非是

肆覲東后

肆覲周禮大行人注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書律曆志元和二年詔白虎通巡狩篇春秋公羊隱公八年何注風俗通義山澤卷十皆作遂

協時月

協白虎通及漢永和二年詔皆作叶叶叶叶皆古文協字也尚書大傳不協于極作不叶五行志協用五紀作叶用於此見今文尚書之字未嘗無古文也嘗謂古文尚書今文尚書者猶言古本今本非古文尚書皆用蒼頡古文今文尚書皆用

秦隸書也儀禮注古文作某今文作某近人讀之每多滑惑

正日

後漢書律厤志元和二年二月下詔引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

後漢書律厤志注引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

馬王姚方興皆以同字領一句鄭君注敘官典同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依鄭此注是同律竝言管於上文之正字疏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六者皆定

正之使依法疏蓋循尚書鄭注爲之然則釋文大書同律下
云鄭云陰呂陽律也蓋陰呂訓同陽律訓律也史記集解引
鄭注律音律恐有刪節
漢書律厤志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
白虎通巡狩篇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
五玉
玉郊祀志作樂不與五帝本紀封禪書同師古曰五樂謂春
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玉裁按顏說
五樂必漢魏人音義中語馬作玉班作樂蓋同一今文尚書

而讀之者各異因而治尚書者所從各異也白虎通引作玉
三帛二生
生封禪書作牲漢書郊祀志二牲師古曰二牲羔鴈也汲古
閣刻正文改牲爲生而注不改司馬彪祭祀志五玉三帛二
牲一死贄字亦作牲然則五帝本紀白虎通作生恐後人改
耳
一死摯
釋文曰贄本又作摯玉裁按摯贄者後出之俗字故定從摯說
文小徐本曰从手執聲則知作摯者誤也凡漢隸誤者不可
爲據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摯至也从女執聲商書曰大命不摯讀

若摯同一日虞書雉蓺玉裁按虞書雉蓺卽堯典之一死摯也此與土部堋字下文法正同大命不蓺其字之本義也雉蓺則引伸假借也鄭注尚書曰摯之言至　故引虞書在商所以自致也是其義通書之後中以讀若摯同一日隔之古文尚書商書虞書皆不作蓺而作摯者安國以今字讀之既改從今字矣叔重存其壁中原字於說文猶鄭君注禮每云故書作某古文作某也白虎通說朝聘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玉裁按生當作牲

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禪刻石文曰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如五器

集韵去聲三十八箇曰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玉裁按此讀今尚書釋文不載葢開寶中陳鄂等刪之丁度等自据未改釋文如字本有那音論語如之何卽柰之何也鄭箋詩柔遠能邇云能伽也伽字當亦音乃個反鄭注尚書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故作音者謂鄭乃箇反鄭不作音乃箇之音後人推演其訓爲之耳凡釋文云馬某某反鄭某某反者皆後人於其解得其音爲尚書音者四人中有鄭君後人所托也

尚書集注云依集韵知鄭讀如爲笯鳥籠也玉裁按此語大誤鄭說五器所以盛羔鴈雉相授然則謂器爲笯可通如亦訓笯則牀上施牀矣且郭氏注方言曰笯那墓反韵書笯皆

在慕韵非乃箇反也如讀爲邶者自弟五部魚模轉入弟十七部歌麻也

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初

釋文大書至于北岳如西禮注云方與本同馬本作如初玉裁按云方與本同者陸氏用王注本作音義謂王本作如西禮姚方與本亦然也正義本郎方與本也云馬本作如初者謂如西禮三字馬作如初二字也陸不單書如西禮兼書至于北岳者如初二字上文已有恐其易混也公羊傳隱八年疏引鄭注云八月十一月皆言初然則鄭本與馬本同也今定從馬鄭

歸格于藝祖用特

格當是本作假

藝祖今文尚書作禰祖尚書大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五帝本紀歸至于祖禰廟此皆今文尚書也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此用今文尚書作祖禰也大史公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盧植云鄭禮記此篇也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夏四

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禰

孝安帝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

岱宗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

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

親徧告五廟尊親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古文尚書作

藝祖鄭訓爲文祖馬王皆云藝禰也此據今文以釋古文也

許叔重說文解字乃不收禰字豈黜今崇古歟禰字自伏生

有之故呂伯雖錄之字林補叔重闕遺今固執之徒謂說文

無禰字不可用思所以代之其失也愚矣何休注公羊曰父

死稱考入廟稱禰疏曰舊說云禰亦旁禰言雖可入廟是神

示猶白嚴近于已故曰禰小徐本示部有禰字秋收也從示

爾聲然則禰廟字本當作邇廟而假秋收之字也

白虎通三軍篇尚書曰歸假于藝祖玉裁按此藝祖二字淺

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白虎通巡狩篇亦引歸假于祖禰不

應此獨同古文尚書作藝祖且上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還

格于祖禰下引王制證辭於禰引尚書證還格於祖禰則斷

非藝字況下文又云尚書言歸假于祖禰可證乎

尚書大傳說堯典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皁皮

圭告于祖禰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

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此與禮記曾子問白

虎通巡狩篇相合釋歸假于祖禰也淺人乃刪去尚書大傳

禰字

春秋公羊隱八年傳注引尚書歸假于禰祖釋文曰禰本又
作藝玉裁按何所據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
淺人改禰爲藝非何意

劉昭祭祀志注曰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曰周禮及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覲
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尭典亦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玉裁按晉初
皆治古文尚書故張髦引尭典作藝祖

五載一巡狩

何休公羊注引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
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
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惠氏定宇云今文尚書不
可攷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玉裁按五帝本紀言巡狩
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史記封禪書曰舜在璇璣
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羣神輯
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徐廣曰一作班）瑞歲二月東巡守至
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者諸侯
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五月巡守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守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守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本紀同漢書郊祀志曰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或云假令尚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按應氏說王者所居（疑有嶽字）故不巡焉可證今文古文尚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益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

亦可以證今文尚書本無中嶽
古人引古有古語未終卽於其閒爲之訓故者如孟子梁惠
王篇自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至章末皆引古也而巡狩者
巡所守也述職者述所職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盖徵招
角招是也畜君者好君也皆是孟子訓故語或云巡狩述職
訓故語　流連荒亡晏子
盖者實之之詩一句亦是孟子摘取五帝本紀文
祖者堯大祖也封禪書偝宗泰山也亦皆此法
羣后四朝敷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傅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
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傅讀曰敷玉裁按

古傳敷通用詳禹貢篇
明試以功
說文三篇言部曰試用也從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
公羊桓元年注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疏曰此逸書也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
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
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
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玉裁按逸書二字
當作堯典文三字其下當是鄭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
歲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知之順四時當作分四年

尚書大傳唐傳曰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白虎通巡狩篇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司馬彪輿服志曰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

尚書大傳唐傳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肇作兆此今
文尚書也鄭注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此
謂兆爲垗之假借字與周禮同若古文尚書作肇鄭注云舜
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魏爲幷州燕
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也爾雅釋文鄭意肇訓始
前此九州而十二州於此始不若詩生民元烏肇讀爲兆也
肇從戈肇聲釋文引經不誤俗本作肇非也玉篇五經

文字皆云肇俗肇字干祿字書曰肇通肇正今木說文支部
有肇字唐後人妄增人無疑凡古書內從文作肇皆當改正
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禹貢有九州周禮有二州職方有五服
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書曰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扑者攴之隸變手與又同也从木作朴非他經同鄉射禮注
書曰扑作教刑周禮職金注書曰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徐廣史記注曰終一作眾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匡謬正俗曰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玉裁按此據漢石經拓本在祕府者而言也洪氏景伯隸釋石經尚書殘碑維字八見皆從糸

卹今本作恤此衛包改也尚書本皆作卹衛皆改爲恤妄謂卹恤古今字也攷說文血部卹憂也心部恤憂也是二字音義皆同然古書不容徑改潘岳藉田賦欽哉欽哉惟穀之卹李注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說文引書無毖于卹字皆從卩

五帝本紀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荆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索隱曰案古文作卹哉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玉裁按徐廣所謂今文歐陽夏侯書之

散見僅存者也史記作靜者以故訓易其字使讀者易通謐訓靜故易爲靜也若古文作卹亦是靜慎之意周頌訛以謐我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今毛詩云假以溢我爾雅釋詁云毖神溫慎也又云忎謐慎貉謐顗頠密寧靜也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洫本亦作溫同音逸然則卹恤與謐洫皆同部相假借皆謂慎靜慎益靜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慎者未有能慎而浮妄之動不除不貊然寧靜者東原師說卹謐皆謂慎荆無二義也方與偽傳訓憂誤矣

又按齊物論老洫溫讀同侐詩閟宮有侐靜也釋文云溫郭許鴈反益讀與易閱其無人之閱同姚信閱作閱古閱音同閱老洫謂寂靜也下文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補足老洫二

字之悕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玉裁按元帝及班所用者今文尚書也則恤當本作謐淺人改之如王莽傳之改台爲嗣也其審核之見呂刑合二篇連用古每有此

流共工于幽州

孟子萬章篇舜流共工于幽州射義注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左氏文十八年正義引流共工于幽州孔傳幽州北裔字皆作州今尚書作洲者衞包以俗字改也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說文七篇宀部曰竄𥫱也從宀叡聲讀若虞書曰竄三苗之竄按說文二竄字今本誤爲叡字小徐本已然用本字爲音說文全書內無此例竄字今音七亂切古音七外切見周易訟象傳宋玉高唐賦班固西都賦魏大饗碑潛張協七命潘岳西征賦宋謝靈運撰征賦古音叡與竄同也轉寫淆譌淺人乃謂古文尚書作叡三苗由攷覈未至耳大部戮讀若詩秩秩大猷今本改秩爲戮骨部髑讀若易曰夕惕若厲俗本脫讀若二字而汗簡乃云古周易作髑舛誤正同

孟子萬章篇竄作殺殺非殺戮卽竄之假借字也古無去聲

竄讀如鏤左氏昭元年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陸氏德明曰蔡說文作粲按說文七篇穗粲散之也私列桑割二切

經典竄蔡殺鯀四字同音通用皆謂放流之也

殛鯀于羽山

說文四篇歹部曰殛殊也从歹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山

按爾雅曰殛誅也馬融注尚書趙岐注孟子韋昭注國語晉語皆同惟說文云殛殊也廁殂殪之閒則訓爲死皋攷春秋左氏傳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言殛爲殺然則放流竄殛正同耳孟子萬章篇引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惟改竄爲殺殺卽說文檠字之假借左氏傳殺管叔而檠蔡叔是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呂覽行論曰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高誘注云書云鯀則殛死先殛後死也玉裁謂夏本紀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語最爲分明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左氏傳子產曰堯殛鯀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外傳亦言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山海經曰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此皆渾舉不分析之詳其實則先殛後死高注明析韋注晉語又云殛放而殺也此四字依宋本今本作放殛而殺之鄭志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令與己言懼其

意有慙德爲說殳不肖則罪之則字依宋本禮記正義之字依四庫全書鄭志子賢見祭法正義鄭語似迂曲云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朝則洪範所謂殛死者因殛而死甚明何必滿武王意爲此語也且洪範殛死本作極死左氏昭七年釋文殛亦作極多方罰殛本又作極爾雅殛誅也魯頌閟宮小雅菀柳正義皆引作極然則堯典殛鯀亦是極字之假借殛之本義訓爲殊殊之訓死也一曰斷也殛之所假借爲極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大抵說經以文義爲主字書以字形爲主虞書殛訓誅不訓死說文者講字形之書故殂殛殪皆從歹一例訓死而引堯典殛鯀則爲假借於經訓兩不相妨也凡治經不知此者則窒於字凡治說文不知此者則窒於經而爲之也

周禮大宰職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玉裁按劉向謂放流竄殛爲四放之罰今淺學謂殛爲殺大誤釋文作極紀力反葉林宗所抄宋本如是通志堂刊本乃妄改之

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記作皐周字也尚書作罪秦文也秦文見說文序益漢人以俗行字改之汗簡曰皐出尚書恐想像之詈耳毛詩罪罟或泥罪之本義釋曰罔罟不知漢以後經典本無皐字

三十有八載

二十唐石經作廿今不從說文廿二十幷也古文省多冊三十幷也古文省是則廿卽二十字冊卽三十字也而廿讀如

入卅讀如颯卽以二十三十爲反語爲文辭者如秦刻石維廿六年卅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如顏介稽聖賦有子百廿如韓退之孔戕墓誌孔世卅八皆用以成四字句開成石經毛詩于卅里卅維物終卅里則三字爲句而不可通廣韵注云廿今直以爲二十字卅今直以爲三十字然則開成毛詩字作卅仍讀三十不讀如颯也此篇廿有八載廿有二人亦仍讀二十不讀如入又無逸卅有三年此篇卅徵庸卅在位皆仍讀三十考漢石經二十作廿四十作卅又考工記輪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鄭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此尤古文二十作廿之證杜子春以施之此處文理不通而正之者也　唐石經每行十字生卅徵庸卅在位五十載是也今王惠恵所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則十二字矣

帝乃殂落

說文四篇歹部曰殂往死也从歹且聲虞書曰勛乃殂小徐本如是洪氏容齋所引正同大徐本作放勛乃殂集韻十一模所引王氏伯厚藝文志攷引漢儒所用異字正同今大徐本作放勛乃殂落有落字淺人增之也玉裁按孟子春秋繁露帝王世紀皆作放勛字董子用今文尚書者許叔重皇甫士安用古文尚書者疑古文作放勛今文作放勳皆不作帝也又說文無落字當是古文尚書孟子繁露爾雅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尚書今本古文帝乃殂落恐姚方興本未可

爲據陸氏用王本作音義恐不爾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祖从行無落字此當是馬鄭王之本或曰爾雅何以同今文尚書歟曰今文亦是周人所習且殂落死也無妨殂字一句落字一句於古文亦無不合李巡者後漢中黃門必治今文尚書者故云殂落堯死之稱而郭景純因之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勳終言放勳乃殂其書舜之卽眞也始言舜格于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文法精嚴如是自僞孔傳不謂放勳爲堯名而云言堯放上世之功化則放勳乃殂不可通矣於是姚方興傳會之易爲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若孟子集注云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如其說似尚書本作帝乃殂落孟子易爲放勳其亦誣矣

白虎通崩薨篇曰易言沒者據遠也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惜痛之舜見終各一也盧氏召弓曰下各字疑衍玉裁按易言沒者謂包犧氏沒神農氏沒是也殂落謂堯典書堯也死謂堯典書舜也

五帝本紀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按云得舜二十年而老者卽今文尚書之徵庸二十舜本紀之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也云凡二十八年而崩者包上文得舜二十年又加八年言之卽舜本紀之得舉用事二十年攝政八年年五十八堯崩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合歷試二十年攝政八年言之孟子之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也王充論衡氣

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今本訛作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王氏說與史記合皆今文尚書說也至皇甫謐云堯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迴遊陽城而崩尚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是也按皇甫氏說在位七十載但云在位至今年巳七爲自甲申至癸巳則非在位七十由是甲午徵舜至癸丑二十年爲堯年九十由是甲寅舜攝政至辛巳凡二十八年而崩爲堯年百十八由其誤會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舜攝政堯避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以爲共有四十八年而不知史記云二十有八載以合於堯典云凡以括上文二十年極爲明晰折衷之以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古文尚書曰登庸三十在位今文尚書曰徵庸二十在位則舜之臣堯並無四十八年之久且尚書明言朕在位七十載而以未在位二十年在位五十年充之似皆非是至於皇甫說堯年二十登帝位計堯壽爲百十八歲王氏仲任說堯卽位之年不知若干歲姚方興僞傳說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壽一百一十七歲乖異難定言厎可績之三載當包於二十八載之中姚氏說非也史記在晉初已轉寫譌繆如秦本紀是時蚩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案石當作使聲之誤也蚩廉使於北方還而國滅紂死矣故曰無所報乃爲壇於霍太山而報此處句絕下

文得石椁是別一事與漢滕公事略同文理極明而皇甫帝王世紀云作石槨於北方然則園寢之學博而不精其於史記仍譌襲謬可槩見矣其於堯本紀乃誤讀本紀不繆也

魏志明帝紀注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三載孟子緐露皆作三年如禹貢作十有三載馬鄭王作十有三年古人文字自不拘也或云三載女陟帝位鄭本作三年亦是一證余謂此或史記作三年而集解因改鄭注同於正文凡若此類甚多閻氏百詩輩槩指爲馬鄭之異孔殆非也惟此篇愼徽以下至末乃姚方興本未知馬鄭王本何如耳陸用王本而略於方興本之異同正義用方興本而略於馬鄭王之異同今人所習皆方興本也

白虎通四時篇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按此載字或後人以今本尚書改之者

孟子萬章篇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春秋緐露第五十二曰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悶密八音三年

皇甫氏帝王世紀曰尚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是也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薛綜東京賦注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作正月

格當是本作假

詢于四岳闢四門

說文十二篇門部曰闢開也從門辟聲闢虞書曰闢四門從門从玉裁按下一字古文闢字從門从會意从引也普擘切門从玉裁按下一字古文闢字從門从會意从引也普擘切所引虞書則壁中故書然也書序馬本東郊不闢一作不闢此可證壁中闢皆作闢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爲闢而柴誓序則好古所留遺者凡說文引闢韶蕺字皆於小篆之下舉壁中尚書古文

明四目達四聰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舜本紀亦作辟四門

達舜本紀作通今文尚書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杜注曰闢四門達四窓以賓禮衆賢釋文曰窓本亦作聰或疑不應作窓攷風俗通十反篇曰堯人君者闢門開窓號此博求此亦用堯典也堯古文尚書本作囪窗者囪之或字窓又窗之俗體聰又囪之同音字作囪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氏定宇明堂之說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視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旁即方字謂每方立三人也

日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任咎繇謨作王釋詁任王佞也

皇氏論語義疏色厲而內荏章江熙曰古聖難於荏人江所據尚書作荏荏字也

蠻夷率服

漢書景武昭元成功臣侯表引書蠻夷帥服古率帥通用如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

舜曰

首言舜曰已下乃言帝曰者以別於前文之帝曰且下言熙帝之載故不敢言帝曰以著舜之見堯於羹牆之心也堯典之書堯舜如天地然天地並尊而地必包於天如日月並照而月必兆於日也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字不見於說文今之言小學者謂爲不可用攷戴氏仲達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皆非作僞如云亮明也从儿从高省是說文儿部本有此字而轉寫佚之吳志曰吳主亮字子明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此字以儿高會意人居高則可遠眺故曰明也爾雅亮相也古輔相與相視無二義相視卽說文明也之訓也上自唐虞盛有亮字而淺者疑之玉裁嘗謂不可以說文盡天下之字不可以今本說文盡說文之字小學庶可大明矣

疇訓誰則專言訓類則統言雖則分別而實相通此疇當訓類

僉曰伯禹作司空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僉曰伯禹禹平水土下句見呂刑或即約舉此下文

孰文志禮家者流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玉裁按命即說文古文禹字漢書亦祇此一處不得據呂改漢後尚書如汗簡古文四聲韻所載也

帝曰俞咨禹

俞咨五帝本紀作嗟然疑今文尚書咨在俞上也

女平水土惟時懋哉

說文十篇心部曰懋勉也從心楙聲虞書曰時惟懋哉玉裁按大小徐本及玉篇皆作時惟與尚書異本篇又云惟時亮天工五帝本紀作維是勉哉則今文尚書亦作維時矣古懋與茂通用茂之義近美故馬云美也爾雅釋故云茂勉也董仲舒對策郭璞注爾雅皆引書曰茂哉茂哉董用今文尚書者郭用古文尚書者是則今古文皆一作茂可證也五帝本紀亦以勉字代懋字

禹拜稽首

稽者啻之假借字也

讓于稷

後世分別社稷字作稷漢人俗字也

契

說文入篇人部曰偰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從人契聲

玉裁按此正字也別無他義但爲元王之名故叔重之說解如此蓋壁中尚書正作僎也孔部禼字下曰讀與僎同可知漢人通用僎人所共曉不知何時遺去人旁借用書契許云高辛氏之子者左氏傳舜舉高辛氏之子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然則僎卽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人中之一也班氏古今人表不得其主名故既舉八元復舉禼禼者僎之假借字漢書中用字假借極寬說文禼字下云讀與僎同者此謂其音同非謂其字同也米部竊字下云禼古文僎此淺人妄增非許語也

暨皋陶

說文八篇承部曰皋眾與言也各本作眾詞與也惟廣韵六至作眾與詞也不誤眾與猶言多與以其字從承故言眾與此字書說字之法也施之於用卽少與亦謂之皋　從丞自聲虞書曰皋陶字皆玉裁按蕭該漢書音義云皋卽尚書音臣紕反可證六朝時尚書作皋今本作暨益衞包本又作鬃攷自來古文尚書有作皋陶者有作咎繇者是以顏注漢書引尚書皆作咎繇李注文選則皆作皋陶要之衡以古音則皋陶二字古在尤幽說文引虞書作咎繇則壁中元本也

帝曰俞女往哉帝曰棄

凡經典棄字唐石經皆作弃此因其字中有世字故避諱從古文作弃不必從也又凡棄字作棄亦是避世字棄字之中

本非世字

黎民阻飢

周頌思文鄭箋云普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艾正義引舜典黎民阻飢女后稷播時百穀注曰阻讀曰徂徂阻厄也時讀曰蒔玉裁按凡言讀曰與讀爲同讀曰蒔者易時字作蒔則讀曰徂者豈易阻字作徂乎初疑當是讀如徂謂其音同徂耳既思阻字非難識之字鄭君何必比方爲音如鑑之讀如聒乎蓋壁中故書作徂故鄭云徂讀曰阻阻厄也學者既改經文作阻則注文不可通乃又倒之云阻讀曰徂經書中此類甚多請言其略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匶主及道布及鉏館杜子春云鉏讀爲菹菹藉也書

或爲菹謂鉏一本作菹下文云館或爲飽今本誤衍租字元謂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此文義極明菹訓藉與說文解字菹茅藉也正合今本改云蒩讀爲鉏鉏藉也則不可通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蜮讀爲蝘蜓蝘蜓蝦蟇也月令曰螻蝘鳴故曰掌去黿鼈黿鼈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蝘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蜮乃短狐與此文義亦極明說文解字則不用先鄭說謂蜮又作蝘短狐也今本改云蝘讀爲蜮蜮蝦蟇也則不可通土馴鄭司農云馴讀爲訓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元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此文義亦極明夏官訓方氏注亦云訓道也今本改訓讀爲馴則不可通司服希冕鄭注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希冕者刺粉米無畫也此文義亦極明與

梟陶嘉鄭注締讀爲禘禘鉄也見尚書正義正合廣韵引祭社稷五祀則用禘是今本改云希讀爲締或作禘字之誤也則不可通祭統鋪筵設詷几爲依神也鄭注詷之言同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改同之言詷以易識之字更爲難字則不可通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道里悠遠山川諫之郭注諫音閱是卽讀諫爲閱明古假借法也顏氏家訓音辭篇云穆天子傳音諫爲閱可證今本作閱音諫則非呂氏春秋卷一仁所私以行大義高注仁讀曰忍行之忍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正文作忍注作忍讀曰仁行之忍也則不可通西京賦烏獲觝鼎李善注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觝與扛同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字从才旁毛詩虞令鄭箋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李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權與拳同今本正文作扛作拳注又譌舛而不可通已上諸條皆因先用注說改正文嗣又用已改之正文改注如改經文之鉏爲葅則注鉏讀爲葅不可通乃又妄改云葅讀爲鉏是也於是如踩鑑如首尾衡縻字與義不諜上與下不貫矣自陸德明作音義之時已襲此誤本而不省願治古文者於此等蕃意焉此鉏讀曰阻亦其一也古文作鉏鄭讀爲阻此正如昧谷壁中作昧谷鄭則讀爲昧也古且與鉏音同義同且薦也鉏所以薦肉也孔壁與伏壁當是皆本作且伏讀且爲祖訓始孔安國本則或通以今字作鉏而說之者仍多依今文讀爲祖訓始如馬季長注是也至鄭乃讀爲阻鄭意以九載績墮黎民久飢不得云始飢故易字作阻云厄也王子

雖從之云難也姚方興採王注亦云難也鄭君周頌箋毛詩識及孟康注漢書引尚書皆依所易之字作阻此引經常例而方興經用鄭說易尚書經文本字作阻不作徂亦如僞孔用鄭說易經文作昧谷不作昧谷釋文本簡略且開寶改竄之後原委尤不可攷也若今文尚書作祖飢則其證有五五帝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三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此馬氏用今文讀徂爲祖五也

宋本毛詩正義黎民徂飢徂讀曰阻（蘇州袁廷檮所藏本如是與日本七經攷文合

女后稷播時百穀

鄭云時讀曰蒔按說文蒔更別種也周頌箋云后稷播殖百穀殖植古通用亦即易時作蒔之意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祭法曰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鄭語曰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韋注殖長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說文十篇心部曰愻順也從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愻玉裁按愻訓順遜訓遁今本古文作遜未審衛包所改抑衛包已前已然禮記緇衣篇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毛氏居正所見本孫心二字有作愻一字者漢魏人書內閟有愻字而不多見如王肅家語云小人以不愻爲勇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學不

陵節而施之曰馴遜馴皆訓順也古文尚書五品不慈今文尚書作不訓訓通作馴尚書大傳唐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訓則責之司徒史記五帝本紀五品不馴正義曰馴音訓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殷本紀五品不訓漢書王莽傳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後漢書周舉傳帝下策問曰五品不訓劉愷傳調訓五品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周禮地官序官注敎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按此皆用今文尚書作訓訓順也非敎訓之謂鄭注詩禮用今文尚書絕少此其一也

玉裁按說文引堯典假于上下平聲東作宅嵎夷鳥獸毳髦又鳥獸氄毛帝曰嚚咎方救僉功又旁迪孱功洪水浩浩有

能俾壁方命圮族岳曰异哉緜類于上帝雍塞明試以功竄三苗殛鯀于羽山放勛乃殂問四門時惟懋哉熙咎繇僉曰伯夷敎育子八音克諧龔龍朕堲讒說殄行皆言虞書而此旬獨言唐書者從今文尚書例也尚書大傳曰唐傳曰虞傳曰夏傳曰殷傳曰周傳馬鄭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今攷鄭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敎三科者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無聞蓋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五家之敎謂五代之書堯典爲唐書泉陶謨爲虞書禹貢已下爲夏書湯誓盤庚已下爲商書牧誓已下爲周書今文尚書例也三科謂作三書之時代堯典皋陶謨禹貢是三篇者或曰虞史記之或

云夏史記之莫能別異故相承謂之虞夏書商史所記者爲商書周史所記者爲周書古文尚書例也左氏傳以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繫之虞書以數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繫之夏書二句是皐陶謨文也是孔子時原以堯典爲虞書皐陶謨及禹貢爲夏書漢初不分別則謂之虞夏書合商書周書而有三科之說其列爲五家者則直曰唐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許君蓋從五家之說者也故引皐陶謨曰虞書引禹貢曰夏書引堯典曰唐書所引假于上下等句本皆作唐書蓋盡爲淺人轉寫所改其改之未盡者獨留此一處耳徐鍇本唐書曰稘三百有六旬則併此尚存二處今本尚書大傳係惠氏定宇所集其前題虞夏傳唐傳虞傳虞傳虞傳夏傳虞傳夏

傳云云殆合古文今文而一之未可依據也

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亾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皆復

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王裁按此五家之教之證也三科者古文家說五家者今文家說

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敷左氏傳作布王莽傳作輔

殷本紀帝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司馬彪禮儀志注丁孚漢儀夏勤策文曰敬敷五敎五敎二字字形隱隱可辨後乃摩去重敬敷五敎在寬後漢書鄧禹列傳拜禹爲大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袁宏後漢紀三十引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唐石經五教之下疊五教二字字形隱隱可辨後乃摩去重刻然則唐時本有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者與殷本紀合

又案唐石經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九字一行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九字一行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九字一行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九字一行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九字一行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九字一行但此經通體每行十字諦視初刻則此六行皆十字也一行曰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二行曰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三行曰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四行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帝曰五行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六行曰口口口口口五刑有字形皆隱隱可識惟弟六行石殘數首七字新舊刻皆漫滅五刑有上疑其同僞大禹謨之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弼五刑二字同弼五教文法非此則弟六行祇有汝作士五刑有六字

不能成行覆定石經者刪去在寬上畺五教二字刪去五刑有上四字共刪去六个字因改此六行爲某行九字摩去重刻亦可證初刻時所據之本不與今同也

帝曰皐陶

唐六典卷十八引尚書作咎繇

蠻夷猾夏

漢書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女作士五刑有服

獨斷曰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皐陶爲理尚書曰皐陶作士呂覽君守篇高注虞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

師五刑有服多師字

宄周禮司刑正義引鄭注作軌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正義引鄭注云宅讀曰王制注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有器懲刈玉裁按咤說文作吒

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玉裁按咤說文作吒

集韻云二形一字

史記五帝本紀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此今文尚書也

惟明克允

堯典者記事之文咎繇謨者記言之文戴先生云爾非若後世之求工也而其工後世莫尚焉左氏春秋季孫行父言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然則舉禹作司空

平水土實在臣堯歷試之時又言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然則舉偰作司徒亦在臣堯歷試之時又言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然則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亦在臣堯歷試之時且皋陶即高陽才子庭堅象以典刑非皋陶莫勝任然則舉皋陶作士亦在臣堯歷試之時而帝曰欽哉已下但渾舉之以放流竄殛類敘於象刑之下因枝以振葉也以禹作司空棄后稷偰作司徒皋陶作士補敘於詢岳闢門之時因尾而見首也禹宅百揆爲新命后稷司徒士爲申命前略而後詳前闕而後明渾渾無涯而奇巧乃如是

自愼徽五典已下二十有八載已上舜之美皆堯之美也禹稷偰皋陶之美皆舜之美也假令詳書舜之舉愼舉元堯之命諸臣勞之來之等語則無以見歸美於舜以歸美於堯之意故爲隱栝之詞此古史之無意爲文而文獨至也非季文子之釋經具在則不得其解矣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釋文曰如字徐音睡玉裁按徐所說舊音也工垂字他書皆作倕山海經南方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郭傳云倕堯巧工也音瑞顧命當同此篇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讀爲供他處讀爲供者皆經衛包改竄如召誥無逸是也

惟此幸存其舊

垂拜稽首讓于及朕暨伯與

漢書古今人表弟二等作朱朕柏譽此今文尚書也古伯多借柏

帝曰俞往哉女諧

古文苑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銘辭曰往才女諧章樵注曰古文尚書哉作才玉裁按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尚書晁公武刊石於蜀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

朔厥由來乃僞作古文尚書者竊取張平子碑耳郭注爾雅引書茂才茂才卽懋哉懋哉也又論語鄭注曰古字材哉同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

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譌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玉裁按此當依馬鄭王不得從方興肛改今前後一例安見譌非

禹所獨薦也

閻氏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晚出書僉曰譌哉三家本僉作禹蓋禹同治水者二人曰譌曰稷稷既命之仍舊職矣譌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蓋深知其才習於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僞作者心必欲竄爲僉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巫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宜別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眾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爲朋黨若獨知其賢卽越眾以對而亦不以爲異愚于是嘆晚出書之紛紛多事也玉裁

按此非枚頤之罪乃姚方興之罪也今按毛詩秦譜正義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諮哉帝曰俞諮汝作朕虞此用馬鄭王本不用方興本汲古閣正義作禽禹字之誤文選羽獵賦昔者禹任諮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諮哉帝曰諮汝作朕虞李氏亦用馬鄭王本與賦文禹任諮虞之云相合但其下文又引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其所稱孔安國者卽方興也經作禹曰傳同方興益方興本亦或作禹曰不則李氏不應經用甲傳用乙尚書正義本特據其作僉者妄指作禹爲誤耳

五帝本紀作皆曰諮哉皆者僉之訓詁字也此今文尚書也諮哉帝曰俞咨諮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旨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卨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明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師古曰益古諮字也玉裁按卽說文所載籀文嗌字也同音假借爲諮字今本漢書及集韵等書皆譌失其眞矣漢書伯諮字亦惟此一處作益餘不爾

女作朕虞

秦詩譜云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

王莽傳更名水衡都尉曰子虞按子虞卽堯典之朕虞謂朕之虞官也鄭注云言朕虞重草木鳥獸是也莽之不通文理與更名大理曰作士少府曰共工同一可笑工乃官名共工猶作士也師古注共讀曰龔是也莽於人名不欲其二字於官名不欲其一字又攷五帝本紀以垂爲共工以益爲朕虞百官公卿表垂作共工莽作朕虞文選廿七注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徒（空之誤）棄后稷契司徒皐繇作士（師此亦有師字）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按此劉向上災異封事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注也與五帝紀百官公卿表皆以共工朕虞爲官名今文家說如是

又按五帝本紀皐陶爲大理伯夷主禮垂主工師益主虞棄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則司馬未嘗并朕爲官名也

誼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女諧

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按季貍古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卽誼所讓之虎熊羆朱虎熊羆四人名也方輿採馬王說朱虎熊羆爲二臣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說文五篇亼部曰僉皆也從亼從吅從从虞書曰僉曰伯夷按尚書僉字始見於四岳舉鯀亦可以見古人倂引之不拘也

帝曰俞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勠力共治國

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氏詒穀志祖曰案舜帝之命官於伯夷獨曰俞咨伯而不名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玉裁按益今文尚書說也五帝本紀嗟伯夷豈大史公以意補夷字與女作秩宗

周禮春官序官注鄭司農曰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漢時緯書夔有作歸者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即夔大平御覽八十二引尚書中候讓于益歸注歸讀曰夔

帝曰夔命女典樂

樂記注書曰夔命女典樂

教胄子

古文尚書作胄子今文尚書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稺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鄭箋云昔育之育稚也幽風鴟鴞子之閔斯毛傳云鴟子稚子也史記多以訓故字代經字此稺子即經之育子合之揚雄宗正箴云各有育子世以不錯子雲著作多用今文尚書然則今文尚書作育子可證也知古文尚書作胄子者釋文曰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用王本爲音義王本馬本作胄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即襲

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文十四篇士部曰育養子使作（依玉篇衆經音義）善也从士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尚書也大司樂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尚書也許君偁孔氏而不廢今文鄭君注禮多偁古文而閒用今文如度西曰棲穀親百姓訓五品皆是也大司樂釋文曰育音胄本亦作胄按本亦作胄者或用古文尚書改之也故育胄二字音義皆通育從肉聲胄從由聲肉由同部爾雅猶如麂舍人猶作麏（郎奚切）郭音育胄亦可讀余六育亦可讀直又也爾雅釋故育長也又曰育養也毛公詩傳育長也馬注尚書胄長也長養義近而育胄訓同馬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與許君養之使從善正合皆教胄連讀而其他或訓爲稺子或訓爲國子則言其可長可養也皆胄子連讀

裴駰集解曰案尚書作胄子稺胄聲相近玉裁按稺胄聲相近此裴氏語也或於其上妄加孔安國曰四字不知裴氏時姚方興所上舜典孔傳未出故太史公虞舜紀同於尚書愼徽五典以下者裴氏祇引馬融鄭元王肅語絶無孔安國曰也技史記者當刪此四字（索隱正義引孔安國曰者信方興所作爲孔安國所作也）

直而溫寬而栗

說文七篇鹵部曰鬱古文栗也大徐本作古文小徐本作籀字而脫其一以鹵籀文作鬱今按當有籀文古文各一作鬱例之則從三鹵作鬱者籀文作鬱又玉篇云鬱籀文也鹵古文國也今說文作鬱恐有譌從國從二鹵作鬱者古文也從鹵從二鹵作鬱者古文尚書撰異

玉裁按後漢書杜林傳曰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後更受林學前於西州得泰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沛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宏巡謹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衛宏傳亦曰時沛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木至西方戰棗徐生釋从西之故也論語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揫也故古文棗木字從西取戰棗之諡而凡戰棗字皆用此也堯典咎繇慕寬而棗益壁中尚書作棗而徐巡說其字恉如此會意字也自部隓凶也亦

徐巡說

閻氏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禮記鄭注引簡而辨王氏鳳喈

尚書後漢亦云今案禮記注絕無此語惟表記虞帝寬而有辨注云辨別也猶寬而栗也引虞書無異閻氏筆誤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傲漢志作敖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漢書禮樂志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諭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論衡謝短篇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玉裁按古人引書多作詠正義曰定本經作永字訓爲長釋文曰永徐音詠又如字五帝本紀歌長言則其字亦作永與班異

律和聲八音克諧

說文二篇龠部曰龡樂和龡也從龠皆聲虞書曰八音克龡
玉裁按龡今字作諧猶穌今字作和也
漢書禮樂志云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敖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
諧師古曰敖讀曰傲咏古詠字也玉裁按說文咏或詠字也
班用今文而作胄子者或胄育古通用或淺人所改未可定
也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絶句者非玉裁按依釋文則當作
于如孟子女其于予治尚書既作於則音烏句絶是也史記
正義曰於音烏

漢書禮樂志云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論衡感虛篇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風俗通義聲音篇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垒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堲古文垒
從土即虞書曰龍朕堲讒說殄行堲疾惡也玉裁按即下當
有聲字古文曰即爲聲小篆改從次聲者古音次讀如漆是
以周官巾車然複軟飾今本譌軟杜子春軟讀爲棼琼之棼王符
潛夫論次室倚立而歎嘯即列女傳漆室之女康誥以次女
封孫卿書兩引次皆爲即也引虞書者明假借之法此堲字
不訓以土增大道上乃疾惡字之假借古次聲即聲疾聲同

在弟十二部許君恐人不曉故又箋之曰墊疾惡也惡當依俗讀去聲首部引布重莫席而釋之曰纖蒻席也謂此篤非火不明之訓也口部引洪範曰圛而釋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也謂此圛非回行之訓也學者可以得其通例矣釋文徐在力反此今音也古音在悉反奎古音同今音疾資切

震驚朕師

吳志吳主傳評曰讒說殄行陳氏用古文尚書也

史記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玉裁按畏忌者聖之訓故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僞玩張氏正義本只作爲振音危睡反耳爲與行義通殄爲振驚朕眾六字連讀言盡爲振驚朕眾之事也以

爲代行則行讀如字據賈捐之傳今文尚書亦作殄行也

漢書賈捐之傳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命女作內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

二內字今本皆作納下內字五帝本紀百官公卿表作入今文尚書也

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

二十開成石經作廿

欽哉惟時亮天功

亮天功五帝本紀作相天事亮訓相此本爾雅釋詁姚方興於亮采及此皆訓信按說文諒信也亮明也是假亮爲諒也假借無礙於說經然曰信立其功曰信立天下之大功不亦

拙乎功蓋今文尚書作工故五帝紀於此曰相天事於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亦詁以天事古者工有事訓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白虎通攷黜篇兩言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玉裁按李尋班固皆言三考黜陟不連幽明字合之五帝本紀云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以遠近詁幽明而下屬然則今文家皆於黜陟句絕也姚方興讀黜陟幽明益本馬王與

又按尚書大傳曰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不必今文家幽明下屬也又谷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分北三苗

吳志虞翻傳注曰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訓北言北猶別也誠可怪也玉裁按說文九篇ㄙ部曰ㄙ姦衰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ㄙ二篇八部曰公平分也從八ㄙ八猶背也韓非曰背ㄙ爲公所引韓非語相聯屬五蠹篇昔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已知之矣自營爲ㄙ六書之指事也八ㄙ爲公六書之會意也韓非以背訓八故許君釋之曰八猶背也尚書分北三苗鄭君注曰三苗爲西裔諸

厓者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北猶別也古北背同音通用韋昭吳語注曰北古之背字許君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云八猶背也與鄭注北猶別也正互相發明分別之乃相倗背其義相足故許不云八背也而云猶背也鄭不云北別也而云猶別也凡古訓故之言猶者視此矣虞翻不知堯典經文自作北字鄭注是古義輒欲改爲𠔃字而譏鄭非也說文八部又曰𠔃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虞翻因北字篆作𠔃疑爲𠔃字之誤不知北可訓別無煩改字且𠔃別同義同音而異字許君未嘗以𠔃爲古文別字繫諸𠔃部別字後也玉篇汗簡皆云𠔃古文別誤由伸翔耳周官經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楊氏用修丹鉛錄謂別當作𠔃以从重八正與六十有四巧合也玉裁謂三易每易有八每八分六十四故云其別下文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亦是每夢有十每十分九十用修巧合之說於三易可通於三夢何以說且𠔃字訓分非如二十并爲卅之例未可以易字義而改經字矣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此亦引古說字形如麗相麗利士之比引易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麗字從艸麗會意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相字從目木會意引易豐其屋說豐字從𠂆豐會意引易利者義之和也說利字從和省之意引易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說去字從到子之意此引上下有別說重八之意上別下別故其

字從重八也

又按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不載虞翻別傳四事意謂仲翔誣鄭未嘗作分北三苗鄭未嘗訓洮浣衣也豈知鄭注實實如此至同爲酒杯更不待言矣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三十在位今文尚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可考而知也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此生三十而徵庸也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也年五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也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此三年閱密之後乃踐帝位也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司馬子長據今文尚書爲史記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今本誤作三十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今本誤作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此又今文尚書之一證也孟子萬章篇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今本注疏誤作五十今本孔刻孟子注誤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玉裁按倘同古文尚書作三十在位則不爲五十而慕之證矣此又今文尚書之一證也尚書正義曰鄭元朱本元本明監本作元不誤汲古閣本作云誤也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

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王伯厚以來皆以此爲尚書鄭本鄭說今按鄭本果如此則不當言鄭某讀此經云正義全書引鄭注皆言鄭某云鄭云無有言鄭某讀此經云者然則古文作登庸三十鄭注云三十當爲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孔沖遠謂之讀此經也假令鄭本作登庸二十與方興所據馬王本不同則釋文正義皆必顯別之云三十鄭本作二十不若是墨墨而已近人多不解讀字之惝讀有擬其音者某讀爲某是也凡言讀爲音韵必如某是也讀有易其字者某讀爲某或云當爲某此三十當爲二十與儀禮之相近有音韵絶不相近而傳寫譌誤易其字者如某當爲某字之誤也是也或云讀當爲某史記集解四當爲三正同皇甫謐曰徐廣曰舜以堯之廿一年甲子

生三十一年謂舜三十一歲也甲午徵用七十九年謂舜七十九歲也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舜八十即眞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帝王世紀曰舜年八十即眞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皇甫亦用今文尚書說爲韓退之佛骨表所本而云甲午徵用壬午即眞則自甲午至辛巳共四十八年與其紀堯者合而與堯典孟子不合由誤讀史記凡二十八年五字也堯之二十有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即眞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愼徵以下乃徵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底可績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上日受終

于文祖已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八年爲二十有八載自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北三苗乃即眞四十年之實併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其一在八年內）爲在位五十載此今文家說也姚方興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非方興之說採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以今文讀古文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不率合前文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在位倨較今文家說爲易了

錢氏曉徵曰登庸二十的是古文所云鄭某讀此經云者謂他家於庸字位字句絕鄭於三十二十句絕爲異也玉裁按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六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然則王本作三十在位甚顯白馬鄭本當同也

又按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尚書合此鄭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之今文尚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大戴與今文尚書合

又按鄭君云登庸二十蓋古文尚書作登庸今文尚書作徵庸方與本作徵未是中庸鄭注曰徵或爲登（宋版如是）上擅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書葬焉書說舜曰陟方

乃死

陸德明序錄曰江左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比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舜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後范甯變爲古文集注俗閒或取其舜典篇以續孔氏玉裁按此言枚賾尚書初出自舜徵巳下經傳俱亡故或用王肅傳或用范甯注補之傳注用王范則經文亦王范本王范本必卽馬鄭本是則舜生三十以下非僞孔本而實馬鄭王范本也陸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是則正義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興所采馬王之注僞爲之者而舜徵巳下經文卽馬王本更無疑矣安得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乃僞孔所妄改乎舜年百一十二歲之云非馬季長語則王子雍語也絶非出於作僞孔傳全書者之手僞孔傳又有眞有僞五十七篇出於一人之手僞孔傳之眞者也舜典一篇出於姚方興之手僞孔傳之僞者也　姚方興作舜典僞孔傳而采馬王注爲之則非杜撰也其於經文但僞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以傅合僞孔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復出此篇之語度正義所載此十二字之傳出方興杜撰者而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益此十六字之傳則又不知出誰氏之手故釋文序錄曰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

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是則此十二字梁武所不信梁武意孔本舜典即當從杳徽起不必衰頭可謂觀書眼如月但知姚之詐而未知孔之詐也釋文又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句絕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陸謂方興所上孔氏傳有之王肅本本無之陸所爲音義用王肅本上文言之明矣釋文又曰方興本或此十二字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句絕聊出之句絕於王注無施也云凡二十八字異者合十二字十六字計之凡廿八字皆王肅本所無也音義既川王肅本則二十八字不當存而大書十二字綴書十六字以存之故云聊出之也雖出此二十八字而王本無注故曰於

王注無施也十六字不大書者此又方興本之別本尤不可信也竊謂方興當日讀孔序則愼徵已下爲舜典而愼徵五典新非一篇起語乃不疑孔說之妄幅摹擬堯典造十二字加於馬王本經文愼徵之上乃後可采馬王注作僞傳苦心今如可見而得其書者以杳徵五典云云可配以親九族云云重華協於帝五字不足配放勳已下二十四字乃更增十六字或梁武駁十二字不行之後方興又私益之故流傳有此二本也方興殊不思始作僞孔傳者其用心苦而巧孔傳之亾非枚賾亾之作僞孔傳者亾之也何以亾之亦知杳徵五典不得爲一篇起語而其說已立其序已成不能更革將欲增之則衞賈馬鄭本具在即梁武所議亦早計及之將欲

不增則非比殷庚顧命之天然分析爲三爲二絕無善策乃僞託於亾任天下後世遵吾說者或徑析之無所增或增數語而譏議之矣不集於我且此篇孔傳亾而不補則正可證未亾者之皆眞非鴈其用心之狡至於如此而方興乃爲之奴也　陸所音舜典王肅注也正義所疏舜典姚方興采馬王注造爲孔傳者也陸不信姚注而孔穎達信之故正義云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至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云方興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一篇益謂此爲眞孔傳而方興採馬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益眞古文而校顧得之故爲之正義猶謂二十五篇爲徽已下舉馬云王云頗詳既用王注本爲音義則不當言王云猶用孔傳爲音義不言孔云也而必以王云與馬云竝舉者正爲表方興注所襲王云必先於馬云者猶用孔傳作音義必先孔後馬鄭王也若正義用姚方興注姚方興用馬王之本宋馬王之注馬主之本則眞古文尚書也原流井然近注尚書者乃云徵庸三十系僞孔所妄改登庸二十爲眞古文尚書欲尊眞古文而轉毀廢之則攷核之未至也

陸氏序錄云范甯變爲古文集注今本古字譌作今字朱氏

錫圭荅毛大可書引之非也云變者變孔傳古文尚書爲之
益兼注五十八篇兼採馬鄭王三十一篇注說也至隋時其
書已亾僅存舜典一篇故正義云范注以愼徵爲舜典之初
隋書經籍志有晉豫章太守范甯注古文尚書舜典一卷云
梁時有甯注尚書十卷亾唐初釋元應作大唐衆經音義引
范甯尚書集解寇賊姦宄之說所以獨存舜典一篇者正因
陸氏孔氏所云用此注補孔傳之亾也至正義用方興注而
此一篇又亾不見於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矣○舜典
一篇孔傳亾必經傳俱亾非有經無傳也若枚賾所獻有經
文起於愼徵則方興何敢肊加十二字又加十六字梁武何
難云枚賾所獻經文不如是以折之毛大可云傳亾非經亾

瞽說也釋文於他篇俱記馬鄭王本之異孔者此篇祇載馬
本作如初異於王本方與本之如西禮○方與自愼徵已下
大約與馬鄭王本略同惟僉曰益哉與馬鄭王不合正義已
言之放勳乃殂落作帝乃殂落正義雖不言馬鄭王皆作放
勳竊意必方與肊改釋文皆不言者釋文祇載馬鄭之異於
王若方與本之有異不屑載也如初作如西禮則載之者因
王本而及之也○帝王世紀所引放勳乃殂落不同方與本
益用馬鄭王本也尚書正義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
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
按帝王世紀今不傳所云載孔傳五十八篇者未知其審見
於太平御覽者云大甲一名祖甲高國三十三年與孔傳合

○孔叢子小爾雅皆系僞書其論書篇雜取尚書大傳王肅尚書注爲之如有鰥在下七觀敎誠而愛深欽四鄰諸條皆尚書大傳也如說內于大麓禋于六宗其在祖甲諸條皆王肅尚書注也皇甫士安帝王世紀說太甲罔引孔叢憂思三年追悔前愆之語則孔叢子在晉初已有之蓋僞孔古文尚書僞孔安國傳僞孔安國孝經傳僞孔安國論語訓僞家語僞孔叢子皆出一時大約王肅爲之君而皇甫士安輩爲之徒故僞孔傳多與王肅合士安帝王世紀蒐採至富凡作僞之書皆所不廢

五帝本紀曰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定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南交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毳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

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張氏正義湯湯洪水蕩蕩懷山襄陵浩滔天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張氏正義作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是淺人妄增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玉裁按四門穆穆四字當是淺人妄增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

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徐廣曰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讞兜進言共

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强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變）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皋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閼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辟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

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與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

憮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
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
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
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
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
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
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皐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
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
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
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

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
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
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
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
夜唯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稺
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
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說殄
衍振驚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
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
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

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八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皐陶謨第二　虞夏書

說文三篇言部曰謨議謀也从言莫聲虞書曰當作咎繇謨有咎繇謨

按師古漢書注皐陶謨皆作咎繇暮無逸皆作亡逸

曰若稽古

正義曰鄭云以皐陶下屬爲句王肅依堯典亦以帝堯曰放勳五字爲句必如是而後二篇俱可讀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當云以目篇曰曰若稽古轉寫脫一曰字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按此亦於曰若稽古句絕謂與堯典皆以此四字發端也

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帝堯曰放勳此本紀列傳之體之祖也皐陶曰云云此記言之體也皆以曰若稽古先之夏史所作故皆云稽古也作僞大禹謨者不得其句讀開端便非體矣

夏本紀信道其德謀明輔和即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也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他經音義無有引切韵者惟古文尚書音義屢引之蓋皆開寶中陳鄂所爲也切韵孫愐增之爲唐韵者陸法言切韵本以用唐韵爲嫌故襲法言書名其所引反語如惇都昆反憝苦角反殂側魚反等皆與徐鼎臣所

引唐韵無不合者

庶明勵翼

勵衞包改作勵今更正攷正義孔訓勉勵王訓砥礪勉勵皆作勵無作礪勵者作也鄭說本爾雅釋詁古者砥礪勉勵勵作不獨鄭本作勵王孔本亦作勵勵本皐石引伸爲勉勵勵作勵勵者也正義三說分三體淺人區別臆造如是

蜀志劉先主傳先主上言漢帝曰往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注云鄭曰勵作也

勵夏本紀作高

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僞孔傳釋昌爲當益稷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引

李登聲類讜言善言也玉裁按古文尚書作昌今文尚書作黨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注云尚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尚書作黨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蓋亦用今文尚書耳讜逸周書作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盧氏召弓曰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克忠讜後云對策嘉黨可見漢人黨讜通用蓋古只作黨漢人或加言旁是以許君不收而李登呂忱乃收之古昌黨音同如閶闔子雲賦作閶闔鼓聲不過閶閶即蹌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皆同義同也說文曰昌美言也从曰从日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昌本字黨假借字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白虎通封公侯篇尚書曰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王莽傳陳崇張竦稱莽功德曰書曰知人則哲　五行志曰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　武帝紀元狩元年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　論衡定賢篇荅佞篇皆云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教引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

淮南泰族訓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夏本紀皋陶曰然於接於即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尚書多都字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

今各本有德之上有人字非也攷唐石經每行十字獨此行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九字諦視則有德二字初刻本是三字人字居首波撇尚可辨然則亦言其人有德唐時有此本唐元度覆定石經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摩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本此獨異於今本夏本紀云亦言其有德則今文尚書無人字也

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寘而弗采而立愿而恭

愿而恭夏本紀作共疑本紀是也謹愿人多不能供辦能治人多不能敬慎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共即堯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尚書作愿而共勝於古文尚書

亂而敬擾而毅

五經文字上曰擾說文也擾經典相承隸省也玉裁按此非隸省乃隸變也憂聲憂聲古音同在第三尤幽部是以憂之俗亦作優

史記集解徐廣曰擾一作柔玉裁按擾古音讀如柔是以韓非說難龍之爲鱗可柔狎而騎史記柔作擾管子書擾柔即

毛詩之柔桑也但此經擾與上文之柔義別若作柔則複上矣

玉篇牛部擾而小而沼二切牛柔謹也從也安也又馴也尚書擾而毅字如此玉裁按汗簡古文四聲韵俱不云尚書擾作擾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中庸簡而文溫而理鄭注曰簡猶簡而辨直而溫也按此用尚書而廉作辨未詳也豈鄭本有不同與說文十篇心部曰窴實也从心窒省聲虞書曰剛而窴玉裁按作窴者壁中原文作塞者蓋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也毛詩邶風其心塞淵毛傳塞瘗也鄘風秉心塞淵鄭箋塞充實也大雅王猶允塞鄭箋信自實滿毛傳訓瘗亦充實意也崔靈恩集注本瘗作實與許君合堯典今文尚書文塞晏晏從土與從心之字音義皆同今注尚書者輒改皋陶謨及各家所引今文堯典皆從心作窴然則毛詩亦將改爲窴淵乎自以爲尊說文明小學而失小學之意亦非許君造說文之意也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僞孔傳浚須也未知何本蓋於雙聲取之馬云大也則浚同俊史記夏本紀浚作竣今文尚書作浚今文尚書作竣也

竣同晙爾雅晙明也竣明重言之猶無逸之皇暇也

僞孔傳浚須也不可解馬季長曰浚大也說者傳諸駿大也之訓玉裁謂浚當是俟之字誤古竣多假俟俟須也即竣顧

也馬云侯大也即說文人部之侯大也

日嚴祗敬六德

釋文曰馬徐魚簡反王裁按簡乃檢之誤經典多嚴儼不分如無逸嚴恭馬作儼論語儼然民望而畏之本又作嚴（經作文云馬徐魚檢反今本檢皆作簡此蓋葉氏林宗影寫枉崇禎十年避懷宗諱故也惟無逸篇檢字未改祗夏本紀作振殷庚震動萬民石經作祇動棄誓祇復之無逸治民祇懼魯世家作振復振懼然則祇振古通用合韵取近又爲雙聲也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或作振

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文選曹植責躬詩李注云尚書曰俾乂在官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又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鹽鐵論第十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諧　中論譴交篇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羣經音辨曰冰古文尚書凝字也王裁按此所謂古文尚書即宋次道王仲至家本也

無教逸欲有邦

正義曰毋者禁止之辭按今文尚書多用毋字古文尚書多用無字此正以毋釋無非經文本作毋也

王篇人部佚字下書曰無教佚欲有邦佚豫也

教今文尚書作敖邦今文尚書作國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
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機此今文尚書也黃氏震日鈔謂無教爲古文劉氏安世
謂教字轉寫作敎皆非夏本紀毋敎邪淫奇謀或尚書本作
敖而依博士讀爲敎或史記本作敖而後人改之皆未可知
也師古曰敖讀曰傲

袁宏孝桓帝紀陳蕃上書云皋陶誡舜曰無敢遊佚周公誡
成王曰無盤遊於田玉裁按卽今文尚書無敖佚欲有國無
勑于游田也敢字疑敖字之誤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助理萬機玉裁按漢魏晉南北
朝用萬機字皆從木旁

班固典引李注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風俗通義過譽篇尚書無曠庶官　論衡藝增篇尚書曰毋
曠庶官曠空庶眾也毋空眾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
也　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　中論爵祿篇書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漢書律厤志曰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天敘有典

釋文曰有典馬本作五典

勑我五典五惇哉

五經文字曰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廣韻廿四職曰敕令

相承用勑勑本音資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釋文曰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尚書大傳虞傳曰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說文三篇支部曰敫棄也周書以爲討按云以爲者六書之

假借也尚書周書中絕無討字疑周字乃虞字轉寫之誤壁

中故書如是也

漢書刑法志云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尚書問曰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用作庸

政事懋哉懋哉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虐書咎繇皋之辭也玉裁按古懋茂音同通

古曰茂哉茂哉虐書咎繇皋之辭也玉裁按古懋茂音同通

用左氏傳引康誥惠不惠茂不茂今尚書作懋不懋

爾雅釋故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曰茂又作懋亦

作丞同注茂哉或作茂才此可證尚書哉字本或作才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漢書本傳尋傳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　大雅烝民鄭箋書

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云引書曰者泰誓文也此答繇謨之誤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玉裁按此疏傳寫有脫當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我民謂之聰明有德者也語意乃完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上威字孔本作畏今從馬鄭本釋文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　周禮鄉大夫鄭注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困學紀聞古文自我民明畏今作威蓋衛包所改玉裁按此非衛改王氏所云古文者即宋次道家本也不可信釋文曰畏徐音威馬本作威然則上句從下句作威可矣不當下句從上句作畏也　考工記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畏玉裁按施博士乾讀爾雅息羊反帝曰來禹女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同音通用不分平去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自虎通聖人篇引朕言惠可底行

獨斷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正義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是此字音越唐石經正作曰

今俗本作日讀人實反誤也

釋文云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儴因也如羊反

玉裁按施博士乾讀爾雅息羊反

帝曰來禹女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孜孜夏本紀作孳孳

馬鄭王合帝曰已下於皋陶謨謂別有棄稷之篇按逸十六篇中有棄稷馬鄭所親見也僞孔改棄稷爲益稷云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復出之帝曰已下是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

夏本紀述皋陶謨無乘四載三字但云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河渠書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一作檋一作溝洫志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楯說文六篇木部欙字下云山行所乘者从木欒聲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

欙濘行乘輴閻氏百詩謂許所據古文尚書多十六字不知此十六字乃自古相傳書說而備載之非尚書正文有之也

虞夏書九族五典四門五瑞五玉五禮五器五刑五教五流

五宅十有二州十有二山五采五色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五言四鄰五服九河三江三品九江三邦四墺九山九川九澤四海六府以及左氏傳所引夏書九歌皆不詳其目閻氏所疑非也許系之虞書史漢系之夏書者三科之條虞夏書爲一科故或以爲虞或以爲夏又太史公系皋陶謨於本紀故謂之夏書也

欙力追切河渠書作橋巨遥反徐廣曰橋一作檋玉裁按檋集韵分爲二非也　几玉反直轅車也漢書作楯應劭曰楯或作欙今本者蓋之俗

尚書正義作標 爲人所牽引也如淳曰橋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橋木器也如今鞮鞻人鞮以行也尚書正義引尸子曰山行槀欙今本作標 僞孔傳亦作欙今本作標 與許書合玉裁按輂橋同字橋者輂之轉語欙與輂異字同義一物而異名也輂自其盛載而言欙自其轅引而言欙大索也此聲義之皆相倚者也韋訓輂云人所牽引皆得其正解孟子滕文公篇藥裡而捘之趙注藥裡籠畚之屬今按說文木部曰裡徙土輂然則藥亦轅引之稱趙注未了如氏如錐長半寸之說是其物如齒屐豈得稱四載之一豈屨屐等皆可稱載乎顏師古張守節從之誤矣輈史記作輜漢書作輜如淳曰輜音茅蒐之蒐謂以版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服虔曰木輜形如木箕摘讀同擲泥上孟康說同摘作擿 尚書正義引尸子曰泥行槀蒐引愼子曰爲輜者患塗之泥也徐廣注史記引尸子作楯僞孔傳作輴許作輈輜蒐輈輴一聲之轉輈敕倫切本訓車約輈此借爲版行泥上之字耳

隨山槀木

槀唐石經已下作刊衛包改也今更正說文六篇木部曰槀櫂識也从木旱闕夏書曰隨山槀木讀若刊槀篆文从幵玉裁按云闕者謂從旱不知何字象形會意諧聲何屬也說文列字俱以小篆居首以籀文古文廁小篆之下亦閒有以小篆文從幵則槀爲古文出於孔壁可知篆廁古籀下者此云篆文

矣李斯改棻爲棻則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早易棻爲棻史記夏本紀述皐陶謨行山棻木然則今文尚書亦作棻可證許云讀若刊者謂音與刊同非棻刊同字也假令棻刊同字則當刊傅木部云槎識也者槎衺斫也衺斫木使其白多以爲道路高下表識如孫子斫樹白書之類故云槎識夏本紀述禹貢日行山表木以表訓棻是槎識爲尚書古訓可知衞包誤以棻刊爲古今字乃改棻爲刊刊刻也字不從木非謂斫木即謂左氏有井堙木刊之語然不可用左氏改虞夏書又明矣說文稱隨山棻木云夏書不云虞書者傅禹貢非傅皐陶謨也　玩正義則棻之改刊在天寶以前

暨益奏庶鮮食

夏本紀云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此經之暨益奏庶鮮食也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此經之暨稷播奏庶艱食也又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益此經鮮食今文尚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

予決九川距四海

今本作距依廣韵訂正廣韵上聲八語曰距其呂切書傳云至也距切同雞距也分別與說文合後人盡用雞距字爲距至字輒以改經而陸法言孫愐所據書傳固未誤文選三十注引尚書傳距至也不若廣韵所引爲正　夏本紀距作致訓故字也

唐開元時釋慧苑華嚴音義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距違也然則今本作距衛包所改也距違見禹貢

濬畎澮距川

說文十一篇川部曰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ㄍㄨ距今本說文作距蓋誤川言深ㄍㄨ之水會爲川也ㄍ部曰ㄍ水小流也周禮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ㄍ古文作畎从田川篆文作畎从田犬聲ㄍ部曰ㄍ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ㄍ廣二尋深二仞谷部曰谷深通川也从谷从口口殘地阬坎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今本作距蓋誤川玉裁按說文兩引此句而一作濬一作容畎者倉頡古文容者小篆也一作ㄍ一作畎ㄍ者倉頡古文ㄍㄍ川三字必一人所制皆倉頡古文也畎字從田川當是籀文今本說文篆誤爲古耳畎者小篆也一作ㄍ一作濬ㄍㄍ者倉頡古文濬者同音假借字也川部引虞書曰濬ㄍㄍ距川此壁中故書如是谷部引容畎澮距川此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　夏本紀濬作浚說文曰浚抒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釋文曰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玉裁按鄭云教民種殖物菜蔬難厄之食是鄭亦作艱也又云眾魚食謂魚鼈也鮮作鱻思文正義鄭璞江賦曰食惟蔬鱻蓋本鄭懋遷有無化居

夏本紀云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案難得之食謂艱食也食少謂鮮食也調有餘補不足謂懋遷有無也疑今文尚書云食鮮故以食少代之與古文家說迥異

漢書食貨志說禹曰揪斁有無萬國作乂師古曰揪與茂同

食貨志贊曰書云揪斁有無

周禮合方氏注曰茂遷其有無正義引尚書揪遷有無化居

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

王伯厚藝文志考說漢儒所引異字有賀遷有無化居宋王

天與尚書纂傳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江氏

叔澐尚書集注定作賀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夏本紀粒作定蓋今文尚書粒作立而以定訓之詩思文曰

思文后稷立我烝民毛不改字　又按本紀云調有餘補不

足謂懋遷有無也徙居眾民謂化居烝民也乃定萬國爲治

謂乃粒萬邦作乂也蓋有無句絕烝民句絕作乂句絕漢班

志再引皆有無爲句

今文尚書邦作國見貢貨志

周頌思文鄭箋云烝民乃粒萬邦作艾釋文曰艾音乂鄭注

尚書五蓋反本或作乂音同玉裁按魏晉以後之音艾音乂

則同乂治也艾讀五蓋反則訓老訓養如曲禮五十曰艾音

義云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此云鄭注尚書五蓋反者非

鄭注有反語謂以其義推之當讀五蓋反也鄭注作艾訓養

見詩思文正義詩南山有臺保艾爾後音義亦云艾五蓋反

養也老與養二訓略相近

唐謚正義皋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既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按不曰益稷云者用馬鄭本也

皋陶曰俞師女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夏本紀作輔德輔者弼字之訓德非直之訓也必是今文尚書作弼德德德從悳悳從直易有功而不置鄭讀置爲德惟動不應徯志

夏本紀作天下大應清意按此今文尚書也清與徯於音韵支與清之通轉也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

許愼說文解字序曰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繪字今孔本作會云五采也　釋文曰會馬鄭作繪胡對反

正義曰鄭元云會讀爲繪凡畫者爲繪　春秋左氏傳昭廿五年正義曰鄭元讀會爲繢謂畫也綈爲黹謂刺也

文選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李善注云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作繪鄭元曰繢讀曰繪凡畫者爲繪

胡對切選注本皆作反字今本皆作切字後人改也　玉裁按此經本作繪說文十三篇系部繪字下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是其證也鄭君謂繪之訓會五采繡也畫繪字當依考工記從糸貴聲故注尚書云繪讀曰繢讀爲同易其字也繢之音胡對反

十八隊繪之音黃外反枉十四泰此唐韵如是本於陸法言切韵故尚書釋文曰繪馬鄭作繢胡對反尚書正義曰鄭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左氏疏文選注云繪讀曰繢凡畫者爲繢胡對切此可細推而得者也孔本本作繪故傳云繪會五采也會五采三字卽說文繪字下云會五采繡也惟孔釋爲畫事故去繡字耳今本孔傳云會五采也此不成文理五采可謂之會乎揆其舛謬之由以繢繪二字俗既通用不分因之鄭讀繪爲繢繢字皆譌繪字而不可通則去繪之半以通之此鄭孔尚書作繢而誤會釋文正義引鄭讀繪爲繢而誤云讀曾爲繪也選注引尚書作繪又引鄭注繪讀曰繢以爲何賦命共工使作繢之證必如是而後文理可讀今轉爲倒亂之不可通矣鄭注周禮司服注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何平叔景福殿賦引書皆作繢字此鄭易繪爲繢因徑用繢字與箋詩易田爲蚹其注明堂位徑引詩應蚹縣鼓同也司服釋文繢胡對反論語八佾篇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按又作者爲善古文尚書本作繪字如說文繪字下引虞書左太沖魏都賦有虞作繪張孟陽注引咎繇謨山龍華蟲作繪是也今文尚書亦作繪尚書大傳虞傳咎繇謨作繪三見字皆從糸會聲是也今定考古文尚書正會爲繪其讀則當依馬鄭讀爲繢

鄭司農注周禮引論語繢事後素字作繢與攷工記合與許本論語作繪異

或問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从糸會聲如其文則虞書論語所云繡也非畫也豈得作繪爲作畫乎荅曰其字從糸故其本義爲繡所引虞書論語則六書之假借如朕堲讒說堲訓嫉非以土增道也尚狟狟訓威武非犬行也無有作孜孜即好字非姓也堋淫于家堋即朋字非葬下棺也本義訓繡何妨借爲畫繪字乎繢從糸亦非本字鄭君據攷工記當用此字故曰繪讀曰繢也且尚書大傳云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山龍青也則今文家說作繪非謂畫也安知許君不用今文說乎用今文說則如女部所云嬇女黑色也同解亦不與上文會五采繡也黎連

春秋正義五十一云尚書作會鄭讀會爲繪玉裁按宋本繪字誤汲古閣刻繢字是

司馬彪輿服志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此用鄭本尚書也劉昭注日古文尚書繢作會此用孔本尚書之誤者也

宗彝藻火

釋文曰藻本又作藻

說文一篇玉部曰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也从玉喿聲初學記作以虞書曰璪火粉米玉裁按此壁中尚書也玉飾如藻則其字從玉作璪衣飾以藻則其字當徑作藻而作璪者六書之假借今本作藻作藻者益孔安國以今之文字讀之也尚書大傳虞

傳璞火字三見然則今文尚書與壁中古文同作璞也

粉米

說文七篇黹部黼字下曰袞衣山龍華蟲黼畫粉也从黹从粉省衞宏說玉裁按一篇玉部亦引虞書璞火黼米然則壁中字作黼蓋孔安國以今之文字讀之改爲粉也黼與山龍華蟲不相屬蓋許君筆誤也又黼畫粉也絲繡文如聚細米也黼絲爲二物又黼爲畫絲爲繡皆與鄭不合許君時鄭說未出後漢書衞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黼畫粉也蓋即訓旨中語若隋唐志皆有衞宏詔定古文官書則敬仲傳中不載昔會作攷一篇錄於左

衞宏官書考

韓退之言李少溫子服之以科斗書衞宏官書相贈見於隋書經籍志曰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衞敬仲撰見於唐書藝文志曰衞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字者官之譌字也唐初元應衆經音義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三條曰尋得同體曰枹桴同體曰圄吾同體張守節史記正義曰衞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然則其書體製蓋同張揖古今字詁而字體爲古文籀文唐人以爲難得至唐季其書亾矣郭忠恕汗簡多假託易稱衞宏字說非眞宏說也漢書儒林傳師古注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迺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谷阮谷一作硎谷一作輕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

同遘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終遘無聲而尙書正義藝文類聚引此文略同乃系之衞宏古文奇字序奇字者官書二字之誤也儒林傳注又引衞宏定古文官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經典釋文序錄史記袁盎鼂錯列傳正義亦引此文而今本漢書譌爲衞宏定古文尙書今本釋文譌爲古文尙書尙字皆官字之誤也官書疑南北朝人依託爲之者郭忠恕未之見而又依託之汗簡其可信乎

王氏困學紀聞曰古文尙書及說文璨火黻黼黻黹字皆從

黹同謂之希晁王裁謂說文十三篇系部有絺字云繡文如聚細米也从系从米米亦聲黹部無黻字王氏所云古文尙書宋次道王仲至家本也其米字從黹實據誤本尙書音義云粉米說文作黺黻徐本作絺音米拔陸氏當云粉說文作黺爲句米徐本作絺爲句傳寫家將米字譌黻而亂其句但不知何以不云米說文作絺而云徐本汗簡黹部古文四聲韵上聲皆有黻字云見尙書而皆無絺字亦恐因釋文而誤耳絺蓋璧中本字至徐仙民時尙有作絺者說文玉部引璨火黺米此米字當是本作絺轉寫佚其系旁周禮司服注引作粉米則以今文讀之易爲粉米久矣鄭云粉米白米也是依所易之字爲易慘

張載魏都賦注曰尚書咎繇謇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玉裁按以粉米屬作繪之下不知其說云何

黼黻

僞孔傳云黻謂兩己相背玉裁按如其言當作弖文非也古文四聲韻曰弖古文弗字見尚書玉裁按此合說文十二篇左戾爲ノ右戾爲乀二字屈曲之成此字以楷爲之則爲弖顏師古韋賢傳注集韻入物今本譌爲亞古文四聲韻所載崔希裕纂古俱譌

希繡

希僞孔本作絺今從鄭

周禮司服注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此古天子晃服十二章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玉裁按據此則鄭本尚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冕字同讀希爲黹謂作絺者誤孔本作絺正鄭所謂誤本也而孔訓爲葛之精者其謬戾尚可言哉今本周禮注轉寫誤爲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絺黹字互譌學者多不能辨正尚書正義引尚書鄭注云希讀爲黹黹紩也此與周禮注合諦鄭本尚書必作希正義依附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黹輒改希爲絺使從孔此大非也釋文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七亦反刺繡陟里者黹之反語鄭但有讀爲黹之云無陟里反之云於其義得其音也陸氏亦當云鄭作希而不爲分別之言亦非也或開寶誤

刪之云馬同者馬同孔作絺訓葛之精者

或問曰鄭云希讀爲黹或作絺此謂周禮非謂尚書也應之

曰誠然但鄭舉書之希繡以證禮之希冕且書禮注相合皆

云讀爲黹則禮有作絺冕書有作絺繡者皆非作希冕希繡

者爲是也

又按今說文無希字而有稀晞睎郗莃等字皆以希爲

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之則希者古文黹字也从

巾所紩也从爻象繡文也俗借爲稀少字鄭君乃不得其本

義而曰希讀爲黹是爲以今易古字希黹古今字也說文當

於黹字下補之曰希古文黹字也古文籀文不可定从巾上以爻象

形臆爲此說而無可證據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

彰鄭注大傳作章

夏本紀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鄭注聞作同

白虎通禮樂篇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在治忽

忽鄭本尚書作芻注云芻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

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玉裁按芻忽古今字小篆作㠯

隸變作芻說文曰部㠯出气言也从曰上象形籀文作㠯曰一

曰佩也裴駰所據鄭本尚書作芻鄭以笏訓之與說文訓佩

正合至司馬貞所見古文尚書則作忽矣古忽忽通用如春秋鄭大子忽說文作大子㠯論語仲忽漢表作中忽羽獵賦
響習如神傳毅舞賦靈轉飄忽漢樊敏碑奄忽滅形楊雄傳
於時人皆習之
古文尚書枉治今文尚書作七始亦作七政七亦作泰泰或
誤作來或誤作采夏本紀枉治忽作來始滑案隱曰古文尚
書作枉治忽今文尚書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
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
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二字玉裁按漢書律
厤志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予
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寅引漢志也
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且

訓與忽於音韵同類文物相
爲平人若作詠則無關涉矣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
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此字本無今補者天地
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
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呂德威之呂樂莫不同乎
一惟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所謂七始者
尚書大傳唐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五聲天
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注七始黃鍾太蔟大呂南
呂姑洗應鍾蕤賓也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
物英華之始以爲樂名如樂六英也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
六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尋七始即
誤作方

七政尚書大傳唐傳曰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政而萬事順成據史記正義及玉海七政以下皆大傳正文非注也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昭廿年左氏傳謂之七音周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當作爲七音器也韋云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韋昭注略同皆與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班固孟康劉德又皆以七政釋七始七始本於今文尚書而高帝姬唐山夫人在漢初不必會受業於伏生是七始之說傳之有自放楚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天地民及四時之務謂之七事韋注八種八音也玉裁按六律七事八種即六律八音黍始尚書言七政七始傳言七事七音七律實一物也七字古多假黍爲之如大元經元攡曰運諸黍政元槐曰槐擬之二黍方言曰秦有黍俗本作楙娥之臺廣韵曰秦有楙娥臺今本方言脫秦有王莽候鈺銘重五十黍斤楊子黍政字蓋用今文尚書史漢同引今文而漢志作七夏紀作來來者黍之字誤漢隸黍作柔與來之變體作來不甚別轉寫竟作來字楊氏用修曰史記來字乃黍字之誤此語殊可信國語防風氏漆姓史記作釐姓此當由釐來古通用來誤爲黍也或問小司馬云史記作來今文作采何以不云今文作黍且小司馬何以得見今文尚書也應之曰永嘉之亂夏侯歐陽書說已亡其經文尚存

以漢石經尚存也尚書正義卷二所引夏侯等書四條蓋據
漢石經而言其上文云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
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
石經是也心腹腎腸曰優賢揚此條最可證取諸石經倘取
諸陳志左賦則當云優賢揚歷惟取諸石經故以
優當心腹字腎當腎字揚字不論其文義也
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烏呼今
文尚書作於戲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亦是親見石
經拓本如此至司馬氏史記索隱曰古文作不闕今文作不
怡嵎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當是明都爾雅左傳
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古文尚書作柴政今文作采政忽此所引今文數條非能
播古文尚書枉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所引今文數條非能
憑肊說者蓋亦石經拓本有散枉人閒者小司馬曾略見之

然則豈漢石經作采歟曰非也蓋石經作采與新莽候鈺銘
字同韓勅碑作棌小司馬不辨爲七字直仞爲采字又以采與古
文尚書枉字聲相近此其原委之可知者也七始即七政故
史漢曰棌始曰七始石經則曰棌政此小司馬所引今文始
作政之原委也至若史作滑漢作訓小司馬所引石經今文
作忽此同一今文而所傳乖異如此滑音骨亂也與忽同部
班作訓順也訓與忽滑文物相爲平入但其義絕殊矣馬班
蔡同用今文而字殊義殊兩夏侯歐陽說不同所主不一也
嘗謂蔡氏伯喈於魯詩有齊韓字於公羊載顏氏與嚴氏之
異於論語載孟毛包周之異猶見於隸釋殘碑則尚書必載
兩夏侯歐陽之異同但無由知其於三家中所主誰氏所記

乖異今一無妀耳大抵同一今文而不能無異正不獨今與古之異也至若今文作枉此不關乎音聲者今文作始古文作治今文作滑古文作忽此關乎音聲者古文枉治忽則與今文七一作始一作政泰一作滑一作訓一作忽義絕殊鄭本忽作忽則又同一古文而字異

賈昌朝宋敏求輩之古文尚書治字作乱此蓋隋唐閒有此本陸德明所謂務欲立異疑惑後生者盤庚正義曰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字作乱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據此則孔穎達亦爲所惑遂今本正義乱字譌亂而宋本不誤詳考古經皋陶暮始滑作治忽序始宅殷作治亳殷皆始治形聲俱相近之故乱字恐無足依據也孔氏正義轉云乱字出眞古文束晳不見此爲顛倒見

隋書律厤志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汝聽以出納五言女聽

也惟此作訓不誤藝文志考困學紀聞皆引作七始詠是宋時漢書已無善本矣

周禮鍾師夏納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此可以證內納爲古今字矣鄉射禮曲禮注亦皆云納內也是古經多作納之證夏本紀作出入則今文尚書本作出內也說文內者入也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注曰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

右有民女曩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帶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子欲
同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女聽玉裁按此注所
引一一皆與尚書鄭注及說文合惠氏定宇爲雅雨堂校刻
李氏易傳多有依古字改竄者大傳惠君所集非本書鵬按
粉絺等字皆惠君所改竄

予違女弼

說文十篇大部曰奭讀若予違汝弼玉裁按今本說文女作
汝誤也弼與弗古音同故夏本紀云予卽辟女匡拂孟子法
家拂士孫氏音弼古文甸字亦作弗
王符潛夫論明闇篇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女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
以記之

說文十二篇手部曰遻古文撻周書曰遻以記之玉裁按周
書當是虞書之誤古文撻从虎未詳唐貞觀時釋元應眾經
音義引古文敭多而有遻教無遻疑虎卽攴之誤字本作
譌爲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格當是本作假

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黎
儀瘁傷泣涕連漉洪景伯不得黎儀之解今按古文尚書黎

獻今文尚書作黎儀故漢人襲用以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
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傳作民儀九萬夫知之也詳見大
誥

庚申十月讀廣雅疏證儀賢也王氏引之說全與余堯典及
大誥說同蓋理惟其精則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有如此者王
所引漢碑又有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
漢書敘傳曰時舉傳納即惟帝時舉敷納以言也
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遒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
師古曰傳讀曰敷
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春秋僖二十七年左氏傳曰趙衰曰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杜注云尚書虞夏書也正義曰古
文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
易耳玉裁按王符潛夫論考績篇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所引賦試字與左氏合
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足利古本庶作試與左氏合
又二不字古本皆作弗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
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
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
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玉裁按此帝曰禹曰字尙書所無史記有之此今文尙書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曰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曰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不思益稷篇乃禹戒舜非舜戒禹也小顏時蔡邕石經拓本在祕府不知搜采爲證其不爲淺人妄改作伯禹戒舜者幾希耳論衡遣告篇云舜戒禹曰若丹朱敖周公勑成王曰若殷王紂此用劉子政語又問孔篇尙書曰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曰若丹朱不肖子也重大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己行事以往推來以見下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何任所據多

今文尙書然則有帝曰禹曰者爲今文尙書甚顯白但史記以子不能順是釋子創若時系諸帝語而論衡則若時二字在子娶之下爲禹語疑有舛誤後漢書梁冀傳汝南袁著訟闕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此亦用子政語而渾融其言曰舜禹相戒益因古文尙書文異故更之也

又按今文尙書經文益亦無此帝曰禹曰而今文家說謂當有之故司馬劉王之書皆從之也問孔篇以毋若丹朱敖系書曰之下無帝曰二字釋之曰謂帝舜勑禹此可見經文本無帝曰下文禹曰予娶則因文勢加之非若上文特言書曰不敢增帝曰二字又經本無禹曰今文家云當有而說不同

故司馬以予創若時系諸帝仲任則系諸禹

傳云敖戲論衡刺孟驗符篇有遨戲字此字葢本作敖衛包乃改作傲也敖虐正承此不當有二字敖虐陸讀五羔反則此亦可讀五羔反不得因說文及別本作慠而定爲去聲古音慠亦平聲也

釋文曰傲字又作慠此本與說文合說文十篇夲部曰慠嫚也从百从夲夲亦聲虞書曰若丹朱慠論語慠盪舟玉裁按許所引壁中故書也朱俟系部則當作絑許君亦從今字作朱也慠葢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敖讀若傲之傲當作敖論語慠盪舟五字杜讀若敖之下葢必有說謂左傳屈賦皆作澆則論語作慠假借字也吳氏南英兩漢刊誤補遺乃云尚書丹朱慠是兩人南宮适言慠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也葢非是

管子宙合篇若敖之狂堯也房注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引書無若丹朱敖此天寶以前本不作傲之證也

惟慢遊是好敖虐是作

釋文敖五羔反玉裁按傳云敖戲則其字本作敖可知也說文敖出游也徐仙民讀五報反者六朝時敖戲讀此音也衛包乃改爲傲字

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

孟子梁惠王篇趙注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

朋淫于家

說文十二篇土部曰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堋淫于家亦如是亦如是三字大徐本無引虞書者壁中文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堋爲朋也古書假借堋爲朋如假徇徇爲桓桓假莫爲蔑假跛爲好一例淫過也堋淫如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恆舞于宮酣歌于室徇于貨色也于家對上行舟於外言之閭百詩氏不知經字多假借叔重引之以發明六書依聲託事之指乃謂堋淫者居喪犯婬如楚王戊爲薄大后服私姦服舍信如是則當云喪淫不得言堋淫假令漢書私姦服舍改曰私姦堋所可乎堋乃下棺之名此時斷有無犯婬者也堋淫則于野而非于家矣況說文引經自有義例可尋春秋傳之堋其本義也故先引而用封窆申明之虞書之堋義之假借也故列諸春秋傳之後而言亦如是謂其義不同而字亦如是作也大徐刪亦如是三字失許意矣

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說文九篇嶋部曰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俗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嶋余聲虞書曰予娶塗山前說謂塗山即會稽山也春秋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魯語仲尼云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謂塗山即會稽山者合左傳國語所云爲一事也今紹興府治東南十二里會稽山是也後說謂塗山

即漢九江當塗之地也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仲遠曰禹所娶塗山氏國也有禹虛（玉裁按應注氏字今譌作侯因班侯國字而誤也）

郡國志九江郡屬縣有當塗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杜預注左傳云塗山在壽春東北杜預據刺史治而言志據山所在而言平阿本當塗地漢當塗即今鳳陽府懷遠縣縣東南有塗山是也在江南之太平府治當塗也（南漢刊誤）

補遺曰後漢書滕撫傳徐鳳築城於當塗山中注曰今宣州按漢九江當塗長注曰縣在今宣州按漢九江當當塗故城在唐屬濠州宣之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郡國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當塗郡國志當塗自注云徐屬反於此章懷何以不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曰晉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帝初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割丹楊之于湖僑立當塗縣隋屬丹楊郡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大本朝因之古今人表作）

戴禮帝繫篇曰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僑

作趫氏產啓尚書咎繇暮禹曰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鄭注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水經淮水又東過當塗縣北注曰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禹墟（應劭所謂有禹虛）在山西南縣即其地也許君說文及鄭君尚書注皆本呂覽許言因禹事相沿成俗漢時不改非釋書辛壬癸甲之文也云子娶塗山者合予創若時娶于塗山二句爲一如引東方昌矣之類也春秋傳之禹會塗山當用許君前說尚書之娶塗山當用許君後說山之以禽名者不一故會稽山亦曰禽山常璩庾仲雍

乃以巴郡江州之塗山爲禹娶之所誤矣淪之譌塗者由俗人不識古字佩觿汗簡辟氏書古文訓皆依說文作淪說文則依壁中眞本也

啓呱呱而泣

白虎通姓名篇尚書曰啓呱呱泣無而字予弗子

樂記易直子諒鄭注子讀如不子之子玉裁按不子合繇暮文也鄭本弗作不　釋文子鄭將吏反玉裁按此於其義得其音也今於其音得其義蓋鄭注云愛子孫曰子與金縢注同金縢丕讀曰不子亦將吏反　列子楊朱篇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按不子作不字正與鄭合

悔克厎土功弼成五服

說文九篇口部曰即輔信也从口比聲虞書曰即成五服玉裁按言輔信者以其字从口口瑞信也从比則有輔義比亦聲也即成五服五服五采之服也服五采畫曰月星辰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與上下文不貫可怪之甚今文尚書作弼夏本紀以詁訓字易之作輔

至于五千

詩齊詵正義引皋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按不系之益稷者依馬鄭本也

州十有二師

州十有今塾閻坊本皆誤作州有十

尚書大傳虞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爲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爲鄉十鄉爲都然則今本大傳十邑之下有脫文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小雅蓼蕭序鄭注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正義曰皋陶謨文此據鄭注本言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白虎通聖人篇曰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厎行又旁施象刑維明王伯厚輯文志考引之證漢儒所用異字

漢崔駰大理箴旁施作明此即方施象刑惟明也凡古文作方今文多作旁如方告無辜論衡引作旁告

夔曰戛擊鳴球

楊雄列傳長楊賦拮隔鳴球韋昭注曰拮擽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爲擊玉裁按拮擽也古說皆謂戛擊爲柷敔拮即戛字擽謂擽敔也隔即擊字謂擊柷也韋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尚書隔字古文尚書作擊也隔擊古音同在第十六支佳陌麥昔錫部隔者擊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尚書章以隔字難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

文在學官韋時尚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古文拮爲戛者或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拮或略之今難定也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即虡書之搏拊玉磬即鳴球揩擊即戛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即琴瑟戛字又作揩不同如秸稭鞂三形同字之比馬鄭注書云戛擊也鄭注禮記云揩擊謂柷敔古說不可易而師古注漢書宋人注書乃騁異說矣白虎通所據多今文尚書而禮樂篇引書曰戛擊鳴球不云拮隔蓋如史記以訓釋改易其字或後人援古文改之

搏拊琴瑟

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周官太師禮記樂記謂之拊亦謂之相或倒呼或單呼其制一也荀卿樂論篇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控楬似萬物鞷疑當爲鞷字之誤也鞷與搏音同假借拊鞷即拊搏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皆謂器可戛者謂之戛可擊者謂之擊可鳴之球謂之鳴球可搏拊者謂之搏拊後人妄爲異說則非矣

周禮太師疏樂記疏皆云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革裝以糠今書傳無其文案今尚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謂之上當脫裝以糠三字

史記禮書尚拊膈（索隱作隔）徐廣曰一作搏膈玉裁按拊膈蓋即明堂位禮三本之拊搏尚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膈荀卿子謂之拊鞷鞷即膈字也當是从革鬲聲拊革拊膈拊

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書搏拊二字作拊革風俗通義聲音篇曰尚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玉裁按此蓋今文尚書說也當在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以詠祖考來格

尚書大傳虞傳曰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後漢書肅宗紀建初七年詔曰書云祖考來假注引書祖考來格

來格

白虎通禮樂篇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格

疑本作假

虞賓在位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鼗白虎通作鞉敔大司樂注亦作梧

笙庸以閎

王裁按周禮大司樂注引虞書笙庸以閎疏引尚書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庸者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飭有成功亦謂之庸庸亦是須其成也今本注疏經俗人妄改庸爲鏞致不可讀而祇瞭注曰須或作庸庸功也疏曰注云須或作庸者尚書云笙庸以閎孔以庸爲大鐘鄭云庸即大射儀之頌一也又大射儀頌磬注曰言成功曰頌古文頌爲庸疏曰尚書笙庸以

閎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據此諸條鄭孔古文尚書皆作庸惟訓不同耳僞孔訓笙庸爲二器庸爲鏞字之假借鄭則訓以大射儀之笙須庸古通用尚書笙庸兼陛階之笙磬笙鐘西階之須磬須鐘言之自衞包依附孔訓改爲鏞字開寶五年陳鄂等又依衞包竄改釋文鄭注遂無可附麗淺學者按大司樂注疏改庸爲鏞而周禮釋文故無鏞字人閎不乏善本必有與余言相合者今攷定尚書作庸以還舊　經有同字而異訓者一字兼包數義也如庸訓大鍾亦訓成功御訓迎亦訓駕御亦訓彊禦禁禦尼訓近亦訓考廟廣訓勉亦訓作亦訓砥礪鳥易字訓鳥亦如字訓鳥夷亦有一字兼數音者零音武工反亦音丛鉤反自衞包陳鄂專附僞孔更改而不同於孔者遂無可附麗

爾雅大鍾謂之鏞郭注云書曰笙鏞以閒玉裁按尚書正義云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據此二家注知爾雅本作庸僞本是金旁則但爲器名無庸別解李云庸大也孫云庸深長之聲俗閒尚書既改庸爲鏞乃幷正義而盡改之其爾雅則作鏞者非善本也

白虎通禮樂篇書曰下管鼗笙鏞以閒風俗通義聲音篇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閒按二書从金旁或今文尚書然抑或淺人所改耳

鳥獸蹌蹌

說文五篇倉部牄字下曰鳥獸來食聲也來釋文作求非也从倉爿

聲虞書曰鳥獸蹌蹌玉裁按周禮大司樂注引書亦作蹌蹌
釋文曰蹌本又作蹡蓋蹌者壁中故書蹌者孔安國以今文
字讀之也說文乃言字形之書其字既爲倉之屬則訓之曰
鳥獸來食聲也此許之釋字形也鄭注飛鳥走獸蹌蹌然而
舞孔說本之與說文解字異說苑辨物篇引作鶬鶬與蹌蹌
同

公羊春秋賴子蹌左氏作牂蹌見於經者惟此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說文二篇音部曰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周禮樂師注曰簫韶九成
王逸離騷經注曰尚書簫韶九成是也

白虎通引禮記曰舜樂曰簫韶
風俗通義聲音篇說簫曰謹按尚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
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玉裁按長一尺蓋文類聚作
長三尺

論衡講瑞篇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公羊春秋襄十四年注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解云咎繇謨之文也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蕭
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舞

舜樂者其秉簫乎

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季札見舞韶箾者說者云韶箾即
簫韶說文五篇竹部箾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

韶玉裁按箾韶卽韶箾卽搏拊也箾韶使非以竿擊人之謂字之假借也本左傳許叔重音部引書作簫竹部則取左氏作箾古經傳異字顯然淺人乃必欲改尚書從左氏非也困學紀聞曰古文作箾韶謂宋次道家之古文也其不足信可見矣左氏一曰象箾南籥再曰韶箾釋文前音朔後音蕭正義曰賈逵注象箾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音洛今本誤箾去無道以卻訓箾其於韶箾又不知何解竊以爲左氏無簫字箾卽其假借之簡字古簫省尤幽二部合音取近肅聲肖聲得相借尚書古文今文皆作簫韶宋均之說當可信

詔周禮作磬猶簫左氏作箾也

說苑辨物篇云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

周禮大司樂注虞書云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鶬鶬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釋文敔本又作梧鶬本又作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周禮大司樂注夔曰此又字盍鄭以意增非必異本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詔曰書不云虖鳳皇來儀庶尹允諧玉裁按此二句本不屬詔意以鳳集泰山歸美勤事吏而賜之爵故節引此書

帝庸作歌

句絕目下文

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史記樂書大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玉裁按以維是幾安訓惟時惟幾今文尚書家說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屢疑衛包所改古本當只作婁如唐石經式居婁驕婁豐年尚不誤可證也

乃賡載歌曰

說文十三篇系部曰賡古續字許意蓋謂此字會意非形聲也而釋文云加孟反劉皆行反爾雅釋文亦云古孟反沈孫音庚賈氏羣經音辨云庚唐韵謂說文誤玉裁按宋廣韵本於唐韵廣韵十二庚有賡字三燭無蓋仍孫愐之舊徐鼎臣修說文曰今俗作古行切此正謂唐韵也攷詩大東而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書正義引作賡爾雅賡續也詩正義引作庚古庚更通用如列子云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十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皆以庚爲更更有轉移相續二訓相反而相成也賡之訓與音亦同自爾雅至唐韵皆不合賡續爲一字

夏本紀乃更爲歌曰以更代賡與列子合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尙書大傳虞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漢書
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書不云虖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
書循吏黃霸傳宣帝下詔稱揚曰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司
馬相如封禪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又歌曰之上夏本紀有舜字此今文尙書之不同也
說文無脞字徐鼎臣於目部脞字下曰案尙書元首叢脞哉
叢脞猶細碎也今从因非是王裁按鼎臣此語取誤尙書脾
字从因自來古本如是豈得因說文無脞妄思易之其流弊
至趙凡夫而取甚近日凡經典所有說文所無之字一一改

換殆盡更有甚於凡夫者名爲重小學而大爲小學之妖魔
障礙名爲尊說文而非所以尊說文夫許君說文欲表明六
書之法耳非欲率天下後世不敢於九千三百餘字外別有
一字也且如每部首字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既云凡某之
屬矣竟有不列一字者豈非謂凡合於會意形聲之字後人
無難傳麗乎至如經傳之字不見於書其故有三或意在別
裁或當年失檢或傳寫遺亾不得主其一而廢其二也尙書
簡韶左傳詔簡許君分引不敢擅易何近人之不取法於叔
重乎凡文字有義有音有形未有專論形而可謂知小學者
尤未有專泥說文之形而可謂通說文者
馬云叢摠也脞小也鄭云摠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脞之訓

小如睦之爲小日蓮之爲脆皆坐聲字也徐仙民胜音瑣此
因鄭注易云瑣瑣小也傳合爲說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中論審大臣篇書曰股肱墮哉萬事隳哉隳俗人所改俗字
上文墮乃惰諜
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
謀曰信道其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皐陶曰於愼其身修
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己禹拜美言曰然皐陶
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
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
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皐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
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覓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
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
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
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
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
致可績行皐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
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皐陶曰何謂孳孳禹
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
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梁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
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
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

美也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
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
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
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
女聽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諷予敬四輔臣諸衆
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時有同善惡則毋
功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
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
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
女功序之也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今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
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勑天之
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
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九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